

文學叢書



辛明著

四幕劇



寫在「繁茵」前面

去年春天，在我服務的那個機關裏，由于主管人的倡導和協助，同事們對於戲劇的興趣都很濃厚，都很奮烈而努力地從事於業餘戲劇工作。那是一個擁有三萬餘人口的機關，設立在廣東江西交界一個縣份的鄉下，那裏的風景很優美，原是一片幾十畝大的叢密的松林，從松林中間開闢出曲折的路徑，疎疎落落的屋舍點綴於山光橫黛，綠陰滴翠之中——那便是我們的辦公廳，宿舍，中山室……等等，當然，這些建築物都不過是些茅頂竹牆，決不會像戰前大都市洋樓大廈那樣地闊壯富麗，但在我們飽嘗艱苦的生活中，已都認爲這是世外桃源那樣地足以令人心曠神怡了；尤其值得我們留戀的，便是一座依劇場格局設計的中山室，在那裏我們曾演出過幾次戲，居然，賺得了許多觀衆的笑痕和淚痕。

我們幾個愛好戲劇的同事們組織了一個劇團，請求公家補助一些經費，便置備了布幕，道具，油彩等等，那時我們全部公餘的心力都化在這上面，而精神上的安慰也全部寄託在這上面；就是一般同事們對於我們這種業餘工作的進展也都很關心。當時所感覺到最困難的問題，便是女演員的難致和劇本的選擇。

我們的女演員只有兩個，都是同事們的太太們，我們機關中的女職員根本不多，而她們對於戲劇方面的修養似乎也不够。我們劇團設備既甚簡陋，又常常發生人專問



題；這個戲我不能演，那個戲她不能演，這種現象在愛美劇團中原很普遍，倒不見得完全是不可合作的表現。但因此我們選擇劇本的標準更難達到，必須滿足我們現實環境的種種條件才能演出，那裏有這樣現成妥巧的劇本供你選用呢？起先，不過演出了幾個獨幕劇，後來好像獨幕劇不足以壓自己和同事們的慾望，便想演「雷雨」，「絳色網」……等等的大幕劇。可是，天啊！我們的陣容是這樣地脆弱，我們的條件是這樣地貧乏，這不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嗎？終於「雷」而不「雨」，「絳色網」排演不到一半，也就流產了。

「雄心不死」，第二步的夢想便是自己編劇，用「自力更生」的方式來「適應環境」。跟着，就又發生了兩個問題；第一，「誰來編劇呢？」第二，「劇本的題材怎樣兌取呢？」

我們的主管人爲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難題，便發起徵求劇本運動，但應徵者仍屬寥寥，這個計劃又失敗了！

我們的主管人是一個可愛的老青年，豪爽，瀟灑，剛毅，有前進的思想，和創造的精神。常常說我們在一起開玩笑，但工作起來，緊張嚴肅，我們又都有些敬畏他。他有些像「脫變」中的梁惠員！「真的，我曾對他說：『假使你演『脫變』中的梁惠員一定會成功。』他微笑着答道：『是嗎？那麼你們幾時演出『脫變』呢？我一定來扮演梁惠員這個角色。』這當然是開玩笑，他知道我們一輩子也不會演出『脫變』的。

接着，他又對我說：「你來寫一個劇本吧，題材我來供給你，這是我親歷的一件事，如果你能加以融化，一定是一個有益社會而且能給現代青年公務員以一個警勵教訓的好劇本。你寫出來吧，寫成之後，我一定來參加扮演我原演的角色。」

我是愛好文藝的，但劇本未從寫過，何況這是一個多幕劇呢？因此就躊躇起來，而他的鼓勵又把我引入一個美麗的憧憬裏。我想，就試試吧，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我會把我的情感通過劇本的形式引起觀衆情感的共鳴，但是我所憑藉的到底還是別人情感的結晶，我必須先理解劇情，抓住劇中人物的個性，然後同我自己的感情融成一片而表達出來。如果我能自己創造幾個人物，賦給他們以性格；言詞，姿態，動作，那麼我的情感就能從他們的身上直接表達出來，豈不是更有意思嗎？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已經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在吉林，奉命去查一件雜弊案子，這件雜弊案的主角剛好是我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一個忠實能幹的青年，說他會雜弊，這是誰也不肯輕信的，但種種證據告訴我，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他虧空上萬的公款，這使我非常傷心；我嚴厲地責問他，『你，你這麼會做出這種糊塗事來的呢！』他流下淚來，說『大哥！你不盤問我吧！我對不起，請趕快把我送到監獄裏去，這是應得的罪！』後來，他把挪用公款的原因就通告我了。原來他跟着朋友們胡混，由淺而深，烟酒，女人，終於同一個女人打得火熱，這個女人一定要嫁給他；另有一個軍官

自送幾位女人。他倒爲此感到欣慰；他一賭氣，向一位銀行經理借了一筆款子把他買了過來。本來預備留給他的錢，竟被那經理拒絕了；於是不得不挪用公款來做投機生意，誰知這錢也失敗了，於是又作第二次第三次嘗試，以至於作最後的孤注一擲，可是不久又失敗了，於是越陷越深，不得不舞弊以資彌補。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是我負責任，只好合着眼淚親手把他——我的最愛好的朋友，一個忠實能幹的青年，送到監獄裏去！

我別的主管人講到結束的時候，聲音漸漸低沉下去，眼睛望着窗外，好像追憶着當年的情景，或是想像那位朋友的容貌，兩顆晶瑩的眼淚從他的眼眶裏落下來了。

我深深地被感動了，我想，難道就讓這樣的青年永遠埋葬了他的青春在監獄裏嗎？在後來的青年中，就不會再有跟他這種不幸的覆轍的嗎？

從這個故事裏，我看出了兩種意義；第六，一切罪惡都是從「微」——「漸」——「積」的，第二，罪惡的種子在這現實的社會中實在太繁多了，一個不小心，便會不自覺地在純潔的心地滋生着罪惡的萌芽。

我聯想到病菌，罪惡的種子不是同病菌一樣地猖狂嗎？千千萬萬微渺的病菌飛揚在空氣中，爲人類所不見，但牠們隨時隨地侵襲人體，破壞人類的健康。我看見過肺病患者，以及其他種種患病的人，他們呻吟纏綿於床榻間，以至一生的幸福都被剝奪了。如果把空氣中所有病菌完全肅清，當然不會再有疾疫這個名詞；然而，至少在目

前，這是不可能的，那末，只好注意到清潔衛生，增強身體內部的抵抗力，和患病後的診療隔離等工作。罪惡的種子也是這樣；自私自利，頹廢荒淫，貪污卑鄙，橫行霸道；種種惡菌，瀰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隨時隨地會使你中毒，腐爛你的靈魂，以致淪於萬劫不復之地。前者是生理上的病菌，後者便是心理上的病菌。肅清前者的積極方法是清潔衛生，肅清後者的積極方法是社會教育。對於患病者的診療或隔離，對於犯罪者的監禁或處死，到底是一種不澈底的消極方法啊！

因此，使我對以戲劇工作的效能，更覺得應該加以發揚了。我曾體驗到戲劇對於觀衆的深切影響，認為戲劇確是社會教育的有力工具，我想，這是不會有人反對的。誠如我們主管人所說的，這是一個有益社會，並且能給青年公務員以一個警訓教訓的故事。我決定把牠寫成劇本，不再顧慮到寫作技巧的好壞。起先，我給這個劇本選定一個題目，「警苗」；我愛好這個劇名，基於我愛這個劇本內容，因為牠不僅能代表這劇本的主題，而且代表了我的主題。

一個完整的劇本，除了正確的主題之外，自然也不可缺少緊張而曲折的情節，和有血有肉有顯明性性格的人物。因此不可不布置一些高潮，埋伏一些線索，創造一些代表這種人物的典型，同時更須有戲劇的誇張性和現實性，要抓住故事的重心，而不忽略戲劇對於觀衆的懸念。在上述原則下，我把原來的故事重寫一下，調整一下，給牠穿上現時代的服裝，以適合現實問題的解答；所以這劇本的內容，加上

一些新的佈局和穿插，多少與原來的故事有些變質；而且有一部份材料因事過境遷，與最近情形又有些出入，寫得無謂太體，也就不予更張了。

至於人物方面，我憑藉我對主管人的性格，畫出了鍾觀察的粗線條，把劇中主角，稅局分局長王若賓和交際花陳璐璐，烘襯出一種值得同情的灰黯的陰影。代表社會黑暗面的偵緝隊員劉裕昌，銀行分行經理賈作新，稅局職員夏明，當然會給觀眾一個憎惡的印象，事實上他們也不過是一些受菌毒較深的可憐虫罷了。爲了標明一條光明面的出路，我又創造了陳琪琪——璐璐的妹妹——這樣一個角色，她的活潑，明快，熱情的性格，會引起觀眾的敬愛，從她的口裏，告訴我們應該擔負社會教育工作，來肅清心理上的病菌，而且她是這樣去做了。從這張人物分配表上，不難看出劇情發展的過程和牠的結局。

預定的計劃是三幕，在去年初夏，寫成了一幕，就出差去了。在旅途中完成二三兩幕，差不多完全在冷汗如雨，蚊聲如雷的逆旅中完成的；而且常常寫到深夜，睡眠不足，心神交瘁。完成之後，拿給朋友們看，他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意見，可是這樣一來，我的初稿一定有個大變動，他們的意見是對的，但我對於修改工作未免氣餒了。這初稿就在箱中塵了一個多月。朋友們見面時，總問我改得怎樣了，我往往慚愧得抬不起頭來。他們仍不遺餘地鼓勵我，督促我，總算使我又下了重新改作的決心。

這次改作的計劃，除把一二兩幕大加刪改外，把原來的第三幕改成第四幕，另加

一個第三幕，因為初稿失敗最大之一點，就是劇中主角的一切，轉變得突然了，其間缺乏一個顯明的過程或樞紐，第三幕的作用便用以彌補這一缺點，而且加強光明與黑暗兩面的鬥爭。剛剛推定改作的計劃，我又調差了；應該感謝赴調途中，居然給我得到一個在貴陽乘車的機會，在這個時期中，我又在旅邸中完成了改作的工作。修改的稿本已全非初稿的面目，想總會比初稿多少有些進步罷，對於這一點，我倒並不十分重視，而使我頗堪玩味的，這劇本兩次完成，都在旅途中，似乎象徵着這劇情的發展，正是人生旅途中值得寶貴的一個節目哩！

這劇本承蒙張梅林黃芝岡兩先生審閱，指導良多，殊足感謝。我遵照黃芝岡先生的指示，復作第三次修改，把第一幕重寫了一遍。我深知這劇本缺點一定還多，尚有待於先遣作家和讀者的指示，如果有機會使這不成熟的作品搬上新台，當尤可增進我寫劇的經驗，並作第二次寫劇時的印證。

自從我離開那個服務機關之後，劇團的同志們不久也都星散了。聚散無常，世事變幻，遙想雲樹。感慨系之，謹以此劇祝他們健康！

辛明 三一、七、二四。

繁

園

(四幕劇)

人物表：(以登場先後為序)

老張：王君實之僕，五十歲，忠厚而有德氣。

李媽：王君實的女僕，二十五歲，頗俏俊。

鍾仰毅：部裏的視察，四十五歲，便面談吐，體格健壯，服裝樸拙。

王君實：某地稅分局局長，因為專賣分局局長，鍾仰毅的好友，二十八歲，

有熱情，精幹，但意志不堅。

夏明：稅局職員，三十六歲，善逢迎，貌清瀟，細目鼠鬚。

賈作新：國華銀行經理，四十歲，十足市儈氣。

陳璐璐：一間墮落風塵的女子，剛嫁給王君實，二十歲。

陳琪琪：璐璐之妹，十六歲，中學生，熱情，有正義感，不脫稚氣，但後來

因環繞的磨練，變得很世故了。

王媽：璐璐的媽媽，五十多歲，忠厚慈厚。

劉春昌：三十五六歲，麻子，眼角有一疤，陳璐璐父親的舊部，粗魯，有流

氓氣。從前因行為不檢，被陳璐璐父親開革了。現在是披瀝有錢有勢

的人，專作走私販毒，包庇賄賂的壞事。

麻子阿金：三十五六歲，一個流氓。

警察一人。

時間：

第一幕 民國二十九年仲夏的黃昏。

第二幕 與第一幕同一年間的中秋節早晨。

第三幕 距第二幕一個月後的一個早晨。

第四幕 翌年夏季的一個下午。

地點：

第一幕 王君實家裏的客廳。

第二幕 陳璐璐家裏的客廳。

第三幕 同第一幕。

第四幕 同第三幕。

第一幕

登場人物：老張、李媽、鍾觀察、王君實、夏明、買經理、陳璐璐。

佈景：王君實的客廳。正中一張圓桌，上鋪桌布，桌上花瓶一，內插應時的花。

籐椅，條几，寫字台，書架，衣架，臉盆架，都布置在一個適當的地位。整潔，雅緻，而不華麗，正中一門通飯廳，台左一門通內室，台右一門通外室。窗口在正門的右邊。室內裝電燈。

（幕啓時，僕人老張匆匆從外面進來，忽然想起什麼似地跑到窗口開電燈。開關，裏邊亮了幾下，燈不亮。）

張：（驚惶地）李嫂！李嫂！電燈匠來過了沒有？

李：（在外面應）沒有啊！怎麼了？燈壞了嗎？

張：可不壞了！真糟糕，早不壞，晚不壞，偏在這個「結骨眼兒」就壞了！

李：（從飯廳進來，用圍裙拭着手）那怎麼成！今兒不是有一位視察老爺要來嗎？

張：說的是啊！不爲着視察老爺要來，我還不用着急呢！

李：（用手指點點他）瞧着吧！回頭老爺不罵你才怪！還不趕快想法子！

張：（一攤手）這時候，還有什麼法子好想！電燈匠什麼時候來，燈就什麼時候亮。

李：電燈匠一輩子不來，這燈就一輩子不亮嗎？

張：那是啊！你也不會修，我也不會修，這燈又怎麼會亮呢！——可是，你也別說我。

你把錢宰了沒有？菜都預備好了嗎？

李：那這用你說，單候他們來嗎？——我想「不壞麼兒」他們也該來了，你這燈可怎麼辦呢！

張：別着急！你信不信？呆一會兒甕燈區就該來了。——着急管什麼事？還是讓我先吸支煙再說。（走到桌邊，打開桌上新開磨的香煙，放在鼻尖聞了聞。）

李：（一半開玩笑，一半警告）你倒沉得住氣！這煙是招待觀察老爺的，小心燙了你的嘴！

張：（抽出了一支，一面端詳，一面嚙嚼）噫！這是炮台的！香味兒真醇！

李：這倒好！你敢偷老爺的煙，趕明兒還不去偷老爺的酒，偷老爺的錢嗎？

張：你胡說！吸一支半支煙關什麼緊！莫非我真的會去作賊嗎？

李：（一縷嘴）這可難說，有頭一次，就有第二次；做了小的壞事，就會作大的壞事！

張：（賭氣）沖你這麼說，我就一輩子不用吸煙了！

李：（逗他）張老爹，你別生氣，我是逗你玩兒的。

張：（悻悻）我這麼大敗歲，你還逗我玩兒，這成什麼話！

李：（笑推張肩）得了！得了！是我的錯！咱們不說這個，我來問你，那位觀察老爺

姓什麼？

張：（轉怒為喜）這你可算問着了，我告訴你，他姓鐘，是我們老爺的好朋友。你知

道觀察老爺是幾品官？就如同以前的「八府巡按」。八府巡按！你懂不懂？

玉堂春！那齣戲裏頭的王金龍就是「八府巡按」！

李：哦，那末他比我們老爺還年輕嗎？

張：說你不懂，真不屈！我是說如同王金龍那樣的身份，可沒有說如同王金龍那樣的歲數！說來說去，你就喜歡年輕的！

李：（難爲情）哇！你這糟老頭子，說說就不成話，我不同你講了！（跑下）

張：（自語，倚老賣老。）老實說，年輕人沒有經驗，經不起大風浪，就說王金龍吧，爲了一個露姐，就肯丟官賣法，還不是因爲他年輕嗎？我們老爺樣樣都精明，就是心眼兒太活，把不穩能，要是上了幾歲年紀，也許就好了。

（到底犯煙癮着了，但剛吸了一口，有叩門聲）

張：（倉皇站起，把煙放在背後）誰呀？

（鍾觀察推門上，提一小皮箱，黃色粗布制服，短褲，寬邊蓆草帽，滿身塵土，滿面油汗，遠行的裝束，但決不像一位觀察的風度。）

鍾：（把帽子脫下當扇子用。）對不住，這兒是王公館嗎？

張：（端詳半晌，不認識，但因爲不是老爺，就放心了，又拿起煙來吸。）是啊，不錯啊！

鍾：是王君實王局長的公館嗎？

張：更對啦！

鍾：（放下手提箱）那末沒有錯，就是這裏了，王局長沒有在家嗎？

張：我說你是找誰的？

鍾：我當然是找王局長的；因為外頭的門沒有關，也看不到一個人，所以我就一直進來。

張：（恍然大悟）噢，我知道了；不過，我告訴你，這兒是王局長的公館，不辦公；你要見王局長，還是到局子裏去見。

鍾：（一楞）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這還不好明白嗎？我瞧你多半是開汽車的，想求我們老爺替你補一名司機，或是補一名工役，對不對？

鍾：（知道他誤會了，笑起來。）你猜我能不能補上一名司機或是一名工役呢？

張：（自鳴得意）那就可不敢說！反正補司機也好，補工役也好，只要到局裏去見了我們老爺就可以定規了——不過，你要去，還是明兒去，今兒可不成！回頭他就問一位貴客要來了，你還是趕快先去找一個旅館住下，省得他回來的時候，一下子看到了你，徇壞了你的差事！

鍾：（點頭）謝謝你的好意，可惜我不是司機，也不是公役。

張：（出乎意外）怎麼？你不是找事的？噢，噢，我想起來了，是了，是了，我說你一定會來！你到底見來了，趕快把燈修修吧！

鍾：（莫明其妙）怎麼？你們電燈壞了嗎？

張：電燈不壞，還用找你來修嗎？

鍾：（自語）這老頭兒說不定又把我猜作什麼人了！

張：天都快黑了，快修吧！一下子老爺同鍾觀察就要來了！

鍾：（放下帽，拭拭汗）你見過鍾觀察沒有？

張：（信口開河）誰說沒有見過？鍾觀察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穿西裝，也許穿長袍馬褂，有時穿中山服，拿手杖，嘴裏嚼着雪茄煙，要不就是煙斗，出門坐汽車，聽差，衛兵，十來八個……

鍾：（笑着制止他）好了，好了，你說的很對。那末你說我是誰呢？

張：那邊用問，你是一個電燈匠。

鍾：（故意開玩笑）好吧，就算我是電燈匠，那末我來試試看，老頭兒，有鉗鑽嗎？借我一把。

張：（抱怨地，找出一把鉗鑽給他）真沒有見過，出來做活也不帶傢伙。

鍾：（一面作活，一面問）你們老爺到那兒去了？

張：我剛才不是對你說，有一位鍾觀察要來嗎？我們老爺到車站上接他去了。

李：（在外面問）張老爺，你同誰說話呢？是鍾觀察來了嗎？

張：（得意地）不是的，是電燈匠！

（高興地又回到桌上拿起一支煙來吸）

鍾：（看了他一眼）你的煙癮倒不小。

張：這是第二支，越吸越高興嗎？朋友，你也來一支，炮台的！

鍾：謝謝你，我不會！你們太太不在這裏嗎？

張：我們老爺還沒有結婚呢！

鍾：剛才同你講話的是誰？

張：那是李媽。

鍾：很年輕嗎？

張：（不高興）她年輕不年輕與你什麼相干？

鍾：（微笑）我說你們老爺也許喜歡年輕的。

張：那可別胡說！我們老爺挺規矩的，以前煙也不吸，酒也不吃，除了回家吃飯睡覺之外，整天在局裏辦公。有時候晚上還帶同一大包公事來看，不過自從認識了

位賈經理之後……

鍾：那位賈經理？

張：賈經理都不認識？國華銀行副經理，大肚子，八字鬚，白胖臉，小眼睛……

鍾：于是你們老爺也吸上了，酒也吃上了，對不對？

張：不光吸煙吃酒，賈經理還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叫什麼陳瓊瑤……

鍾：好了，老頭兒，你去把開關開開，看亮不亮。

（張開開關，燈亮了。）

張：（非常高興）朋友！真有你的！謝謝你！

（外面有脚步声，王君寶喊張）

張：（慌張）我們老爺回來了（遞煙尾給鍾）這煙頭給你吸！！嚶，來了，來了，是老爺嗎？

（鍾優閒地坐在椅上，擰熄煙，放在煙缸裏）

張：（在外間）老爺，那家老爺沒有接到嗎？

王：是呀，也許他乘下一班車來。

（王上，張隨後，鍾微笑起立。）

王：（驚訝）哎喲，大哥，你幾時到的？怎麼先來了！（驚喜地奔上去握手。）

鍾：（慈謔地）君寶，你有點出乎意外吧？

王：我們到車站上去接你，頭等車，二等車，都找遍了，也沒有找到你。

鍾：我是乘三等車來的。

王：瞎！你還是沒有改了你這老脾氣！

鍾：我覺得我的老脾氣還並不壞，所以也就不想去改。怎麼樣！君寶，你近來還好嗎？

王：很好！很好！請你先坐下，我們慢慢再談。

（鍾與王均就座）

王：大哥，我們大概分別有兩年多了吧？

鍾：唉，可不是！日子真快！那時候你在我們一夥還是一個小兄弟，回想起來，真像昨日的事一樣。那兒知道一晃就兩年多了！

王：可不甚嗎？你永遠是我們的王大哥，就是現在，我在你的面前，還不是個小兄弟嗎？

鍾：王頭對你很有好評，認為你是一個最有希望的幹員；對於你兩年來的政績也認為很滿意。我們老朋友都替你高興！

王：（讚抑）那裏！那裏！這還不是大哥的栽培！

張：（呆立着）老爺，這位是誰啊？

王：（瞪僕一眼）是誰？糊塗！鍾視察來了，你也不通報我一聲。這說什麼！——鍾視察沒有接到嗎？簡直你存了什麼心！

張：（惶恐向鍾）鍾視察！你怎麼不早說！（插自己的頭）噫，我這個人真夠糊塗的！

鍾：不要怕，老頭兒，你看我當一名電燈匠不是也很合式的嗎？（向王）君實，一到府上就替你辦了一件事，我替你把電燈修好了。

王：（驚笑）怎麼！我們的視察大人還屈當了一次電燈匠嗎？這一定又是我們老張幹的糊塗事！

鍾：這倒不怪他，像我這樣子，恐怕誰都不會猜我是一位視察吧。

王：（對張）還不給鍾觀察打洗臉水去！一點眼力勁兒都沒有！幸虧鍾觀察是自己人，要是換了旁人，還像話嗎？

張：是！是！（欲下）

王：回來，你倒是先斟茶呀！

鍾：老頭兒，給我一杯冷開水好了。

張：是！是！（倒兩杯冷開水後下）

王：天氣熱，寬寬衣吧。

張：好！（脫衣，自己掛在衣架上，露出草綠色襯衫，肩上也打上補釘。）

王：（拿香煙給鍾）請抽煙。

鍾：你知道我不會抽煙的。

王：費哥！我算服了你了，真有你這股牛勁兒！其實，抽一支半支煙又關什麼緊呢？

張說我吧，（自己擦火柴吸煙，向後一靠，噴出一口煙）你看，這一個套着一個的

煙圈，多麼地有意思……

鍾：你覺得你需要一種優閒的生活了，是不是？

王：對了！辦完了公，很疲乏，能夠享受一支煙，一杯茶，未嘗不是積累上一種很大的

的安慰！

鍾：不過，能夠使你消沉的，能夠使你頹廢的，能夠使你做更大的壞事的，也許就在

這最初認爲不開緊要的一支煙上。

王：（彈彈煙灰，發笑。）大哥是聖人，我們那兒能學得到你的百分之一呢？

鍾：誰也不是聖人，可是誰都可以做聖人，唯其我們不是聖人，所以要隨時隨地防微杜漸！（站起，酸酸地拍王的肩膀）君實，吸煙吃酒，固然是小節，唯其是小節，我們更應該警惕，大的不幸往往釀因於小的疏忽上！

王：大哥，我當然遵從你的忠告，不過，爲了應付環境！不得不樣樣隨和一點！

鍾：（用力揮王手）我不希望你應付環境，我要你克服環境，環境的誘惑，像一條蟲毀壞我們的果園，像一羣螞蟻毀壞我們的河堤，你應該先提防到果園荒廢，河堤崩潰的時候！

王：好了！好了！大哥，你太瘦弱了！你對於小兄弟是這樣的關切，我除了感激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鍾：君實，你是最有希望的，切不可自暴自棄！

張：（端臉水上）鍾觀察，請洗臉。

鍾：好！（擄袖，露出鐵似的手臂。）

王：大哥，你的身體真結實！

鍾：你是說我的兩層馬？這是風吹日晒的成績，你看，皮膚粗得連臭蟲蚊蟲來叮都不疼乎了。

張：老弟，等一下開飯吃什麼酒？

王：大哥。我已經約好國華銀行的副經理和局長到這裏來便飯，等一下我們少吃一點酒好不好？

領：飯倒可以，酒還是免了吧。

王：不要緊，今兒我去高興了，一定得同你乾幾杯！你乾吃什麼酒好，花雕，茅台，白蘭地……我都有。

領：喝！真闊氣！想不到兩年不見，我們的小兄弟居然抖起來了，名煙名酒，不一而足！君實，我不該幫你的興，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當公務員的過着這種頹廢放縱的生活，自己不覺慚愧嗎？

王：這些酒，都是朋友們送我的，我不好意思拒絕他們，大哥既這麼說，從明天起我一定戒煙戒酒！

領：君實，我真替你害怕，你的周圍都是些毒菌，你的環境太惡劣了！

王：（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又悔又愧，低頭不語）

領：（走上前，撫他的前額，像對自己的弟弟）怎麼，你聽了大哥的話，覺得不高興嗎？別難過，酒今天當然得吃一點，不過你自己得有把握，千萬別讓自己步步越陷越深！

王：（突然抬頭，痛苦地）大哥——

鋪：（對張）去，老頭兒，得帶去預備酒，會慶酒都成，就是不買太多。

張：是了，鋪親家。

鋪：（混和地）君實，按說我們老朋友頭一次見面，不該讓你不高興，這酒，你是我的小兄弟，不是嗎？我想你當然會原諒我的。

王：（感動地）大哥，你說的都是好話，我感激還來不及，怎麼倒反叫我原諒你呢？

鋪：這就是了，希望你同我再握一次手。

（王奔上前猛握鋪手，眼裏互相射出高貴友誼的光輝。）

張：（推門）買經理同夏科員都來了。

（買夏二人上）

買：小王，小王，鋪親家真的到了嗎？

王：老買，夏先生，我替你們介紹——這便是鋪親家。這是，此地圖華銀行梅買經理，這是，夏科員。

（買夏二人上）

買：（攔鋪手）久仰！久仰！剛才德友幫同說，沒有接到老張，我正納悶怎麼這樣不巧，後來到了此地，老張告訴我，說這哥已經到了，真是高興得不得了！

鋪：買經理太客氣了，我隨君實說，這地是為地銀行界的互手，以後跟你同教的地方

多着呢！

買：（自負地）歸到兄弟在此地的資望，這地有一點，不聽老哥是財政局的老前輩，

一切道得陪你多走幾遍，多多開腦！

王：那爾坐下！爾坐下了麼。

（衆就座，僕斟茶下）

夏：（獻殷勤）觀察這一次到此地來，局長叫夏明到車站上去伺候，那兒知道觀察已經先到了。局長以為觀察乘下一班車來，叫夏明再恭候一下，還是沒有接。陪才聽老張說，才知道觀察已經早到了。

鍾：真對不住，實在太勞累了！

夏：是！是！那裏！那裏！這是夏明應該效勞的。

王：鍾觀察這一路辛苦了，在敝處可以多休息幾天。

鍾：倒沒有什麼，兄弟常在外面跑，已經慣了。

王：鍾觀察到此地的公務是——

王：（正經地）鍾觀察這一次到此地來，是奉了部裏命令專門來查各家商業銀行的帳目的。

夏：（一驚）真的嗎？（又鎮靜下去）那末我們銀行界一定得替鍾觀察洗塵了。

鍾：君實，你又亂開玩笑笑了！我已經請你不要陪他，我這次出來，是因為部裏要派調查專員，奉命到各地調查產額狀況的。

王：（向夏明使眼）老夏，我沒有暇陪你玩笑吧？金融狀況當然也在調查之列，你好

好兒請客便能，如若不然，小心你的腦袋！

錢：君實，說笑話不是這樣說的，在你以爲是開玩笑，別人聽了也許會弄假成真！

賈：（假笑）沒有關係，我同小王是開玩笑的。小王，我一定請客，可是單單不請你。

王：那也隨你便，反正我至少嚇了你一大跳——好了，我這有一點事，你們先隨便談談吧。（王下）

賈：那裏辦官草賣，的確是一種裕國便民的大計劃，我以爲這樣大規模的專業，一定需要巨額的資金，如果敝行可以盡一份力，一定貢獻最大的努力。

錢：這當然是一種劃時代的政策，不過要辦理不當，就會發生很壞的影響。第一，人事問題必須注意，尤其是人員的才能操守品行，絲毫不可馬虎！至於資金的運用倒還在其次，因爲在近游資充斥的社會，利用商資還不見得是一件難事。

賈：在這個時候錢，簡直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開工廠也好，辦實業也好，只要把原料大量購存下來，就幾乎生產一件物品，立刻可以坐享其利。會下在先烈手裏，就以經商起家，爲揚州十大鹽商之一。提到揚州鹽家，頗頗有兩名氣。記得兄弟在小孩子的時候，——先不講別的，光說抽鴉片烟的傢伙——就是頂考究的，什麼海山斗，什麼太谷燈……各樣的質料，各樣的款式，簡直說不清種種的名目，可是現在（拍腿）一切都完了！（迷戀着過去）我們鹽商的黃金時代完全過去了。

夏：唉！講到過去，雞蛋賣多少錢一個，豬肉賣多少錢一斤，現在……唉，什麼變成爲過去了。

鍾：二位都有點留戀過去吧？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也是艱苦的時代。是忠貞的或是虛偽的，是奮鬥的或是沒有氣節的，是勇敢的或是懦弱的，都要在這個時代試驗出來，洗煉出來。——至於政府實行官專賣的政策，在國防上，經濟上，民生上，都有重大的意義，倒不見得完全爲了充裕國庫收入的關係。

王：（上）二位一見如故，大談其官專賣問題，倒是再時髦沒有。真不愧爲財政家同銀行家。

賈：那裏！我就知道鈔票是紙印的，除此之外，一竅不通，那裏夠得上什麼「家」。

王：你說你「一竅不通」，我說「你」一文如「命」；你說你「夠不上什麼家」，我說你「翻臉賣家」而官辦。哈哈，老賈，犯罪得罪！可別見怪！

賈：（誤聽地）小王，這我不叫孫孫來收給你！

王：老賈，你又這話，誰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賈：你這話！剛才孫孫到瑤瑤，她問你爲什麼好久不到他家裏去。你不當面夏明。夏明，有沒有這回事？

王：你胡鬧！孫觀察同你還是初次見面呢！

賈：那關什麼緊！孫觀察同你是老朋友，一定不會反對！——（從桌上拿起一張像片給

鍾看）鍾觀察，你看，這是我們王君家局長的幕中人，陳逸琳小姐，漂亮不漂亮？局長不過逢場作戲，賈經理說得太過份了。

鍾：（把相片仍放在桌上）君實，你常常在這種應酬的場面周旋嗎？

賈：（揷着捲飾）在這種應酬的場面，局長自然免不了周旋，周旋，不過他少年老成，倒並沒有什麼關係。

（知道鍾的脾氣）大哥，等我來告訴你。琳琳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說我愛她，博得說我同情她。她的父親是一個退伍的團長，在事變以前就故世了。事變以後，她們流浪到後方，她受撫養一個多病的母親同一個正在中學讀書的妹妹。不幸的遭遇，促成了她墮落的身世，我同她認識還不久，同她的關係，不過如此，我想大哥一定不會誤會我的。

賈：鍾觀察，我敢保證，陳逸琳小姐的容貌，談吐，姿態一定會叫你賞識她。

鍾：（冷冷地）是嗎？那我倒一定要見識見識了！

賈：我來同她打一個電話，她馬上就會來。

主：老賈！你簡直胡鬧！

賈：（嘻皮笑臉）一八〇〇。我要一八〇〇……喂，那裏？陳宅嗎？請琳琳小姐聽電話……

話……喂，你是琳琳，姊姊在家嗎？……我嗎？你猜……不對，我是你的姊夫……

……別罵了別罵了！千萬別罵！……喂，琳琳小姐嗎？我是老賈……在君實家裏……

君寶要你來……我不醒你……君寶有話同你講……（對王）請請你接電話。

王：（接過耳機）全是你搵鬼……（接電話）喂，琪琪……我是琪琪……你來吧……有

一位遠客要同你談……我們等你一會吃飯……好，琪琪……

賈：領視察，明兒是兄弟的東，務必請賞光，全班入馬，琪琪也去，一個都不能少。

王：真的嗎？那我一定奉陪！在那裏？是館子還是茶府上？

賈：這幾天館子都吃膩了，我想借琪琪小姐的地方請一次客，不知道你肯不肯答應。

王：去你的！你把琪琪當作什麼人！

賈：哈哈！我知道你會小氣。那末，還是在我們老地方好了。

王：（遲疑地）賈經理，那合適嗎？

賈：那有什麼不合適。領視察也不是外人。

王：不好，不好，我不贊成！

賈：這可怪！怎麼小王這一次便反對起來了！

領：賈經理，對不起，兄弟沒有幾天耽擱，大可不必費心，謝謝吧！

賈：那不成！那不成！

王：我看還是在館子吃比較合適一點。

領：好了，好了，這問題留到明天再解決。

王：（上）老爺，晚飯預備好了。

王：那末就開吧。

賈：不要等璐璐嗎？

王：我們先吃起來，她也就該來了。老夏，你就我招呼招呼。

夏：好，好，我來招待，鍾觀察，賈經理，這邊請。

（鍾，賈互讓後，從中門下，王夏隨下）

（台暗，表示間隔一相當時間，復漸亮。台後隱約傳出賓主喧笑聲，盞聲，杯盤交錯聲。）

鍾：（在內）對不住，我是不會吃酒的，還是讓我到外面歇歇吧。

賈：不成！不成！這一杯總是要喝的！只此一杯，下不為例！

鍾：謝謝，半杯也不能喝了！

（鍾由中門上，僕隨上，遞給手巾把）

張：鍾觀察，請擦臉。

（鍾擦過臉，把手巾遞僕，緩步到窗口，窗外是一片皎潔的月色。）

（僕領鍾下）

鍾：（止住他）不要開，開了燈，就看見他進來了。

張：（倒了一杯冷開水放在附近的茶几上）鍾觀察，冷開水在這兒，賈經理的酒量很大，喜歡鬧酒，以前我們老爺不會喝酒，跟他醉過好幾次。每一會兒陳璐璐小姐

來了，倒是他喝酒的對手。

內聲：老張！老張！

張：來了！來了！（急從中門下）

（這時，銀燭似的月光從窗口射進來，皎潔如畫。鍾立在窗口，如同一座莊嚴的石像。琉璃悄然上，在黑暗中看到鍾的背影，以爲是賈經理，躡足前去，想同他開一個玩笑。剛走到背後，鍾覺得背後有人，便回過頭來，因此月光就全部瀉在琉璃的臉上身上。照見她一頭秀髮，面目媚好，活潑聰慧的品格，却掩不住宇眉間一種憂鬱，厭倦，強爲歡笑的神情。）

瑤：（發覺錯認了，不好意思的縮住手）對不住，我還以爲是熟人呢。

鍾：噢，是琉璃小姐嗎？

瑤：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鍾：你奇怪嗎？

瑤：（含笑）我明白了，你是君實的遠客。你貴姓？

鍾：我姓鍾。

瑤：那末，鍾先生，你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呢？燈也沒有開，君實也沒有來陪你嗎？

鍾：小姐，請你靜，這月光是多麼地皎潔！

瑤：我恨你是位詩人，對不對？

詩：不，我不會做詩，可是我歡喜清幽樸素，光明坦白的詩的意境。

瑤：你的話多麼地富有詩意！

賈：（在內）小王，小王，你往那裏逃！

王：我不逃，我看看要瑤來了沒有。

賈：不行，不行，喝了這杯放你去。

王：（上）大哥，爲什麼不開燈！——瑤，你什麼時候來的，——大哥，你不去吃一

點稀飯嗎？

王：不用了，（隨手開燈）

王：瑤，你母親病好些了嗎？

瑤：多謝你，好些了。

王：佩佩放了暑假了嗎？

瑤：多謝你，放了。

王：你的奶媽！

瑤：你倒問的週到，可是你不嫌煩嗎？

王：哈哈！老賈喝醉了，你去對付對付他吧！

賈：（執酒杯，踉踉跄跄上，夏隨後想扶他）小王，這杯酒，你，非喝不可！

王：瑤來了，叫瑤陪你喝！

賈：（二眼看到璐璐，搖搖擺擺走過去）璐璐，哈哈……你來了……哈哈

……這個時候才來……罰你酒……三大杯（璐璐從王身邊躲）

王：（以目示意）璐璐，你同老賈去喝幾杯吧。

璐：（上去推賈）走！走！我去同你喝！

賈：嗎！嗎……哈哈……（由中門下夏同下）

鍾：君實，你坐下，我們清清靜靜地談幾句話。

王：（坐）你是不是看不慣這種生活？

鍾：（也坐）我希望你對於這種生活也感覺到厭倦才好。

王：你以為我對於這種生活會感覺到興趣嗎？

鍾：那末你應該恢復到從前那種有意義的生活。

王：（追憶地）從前的那種生活，提起從前的生活，真值得我們追想。我們好樣有一

股活躍的熱力，使我們緊張，興奮，一切和諧而有規律。我們在植物油燈下面，

在鄉村的草房裏，在如雷的蚊陣中，一直工作到深夜；在小河裏洗澡；在野地裏

打球；利用跑警報的時間在樹林裏開會議。可是現在到了後方的小城鎮，不受戰

爭威脅和空襲的侵擾好像一切都鬆懈了。

鍾：所以，這是絕大的危機！這種緊張以後的鬆懈心理，可以毀滅你以往辛苦打下的

一點基礎！你要知道，一隻船在狂濤駭浪中航，仗賴大家一致的努力，倒不見

得立刻就會覆沒，可是剛剛渡過了一個風浪，這隻船已經千瘡百孔，一個不小心，就很容易觸礁而覆沒，我們現在的處境，還不容許你放下緊張的情緒！

王：（低頭不語）

鍾：而且，這種頹廢放縱的生活是一種慢性毒藥，會腐蝕你的意志，毀滅你的生命，使你離開正當的行為越來越遠。我以為熾火早已消毀了這種時代的殘餘，誰知道仍然留在這虛弱冷淡的社會裏。

王：大哥，這種頹廢放縱的生活，並不出於我的本願，我不過把牠當作一種生活的調劑罷了。

鍾：我並不責備你，我是痛心一般人的心理，這種醜惡的心理傳播為社會的毒菌，買經理，夏明，以至於你都受了這些菌的毒。

王：無論如何，我想璐璐總不是一個壞人。

鍾：璐璐的確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不過據我的觀察，恐怕她同你一樣，缺乏一些堅強奮鬥的意志。

王：不，我相信我一定能夠奮鬥！

鍾：我當然希望你能夠奮鬥。不過你還得增強你的抗毒素來預防社會上那些病菌的侵襲

王：我一定這樣做！

鍾：第一，要疏遠夏兩個人，第二，要戒絕烟酒。從隱微的地方來撲滅這些病菌！

王：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

鍾：上頭正在籌辦專賣，你要知道，你的責任更加重了！

王：大哥，我一切都遵從你的教訓。不過，我不知道爲什麼，最近覺得太苦悶了，我的心好像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安放。從前沒有這種現象，除了事業之外就沒有別的事掛。

鍾：我想你是需要結婚了。

王：我也這樣想。琳琳很有意思想嫁給我，可是我向來沒有積蓄，她還負着一筆很大的數目的債，我家裏雖然有點產業，我不願意問家裏去拿一文錢。因此我常常躊躇，到底應不應該同她結婚。

鍾：如果你同琳琳結婚，不會發生什麼不利的影響，當然沒有什麼不應該。

琳：（在內）我不！我不！賈經理，你再鬧，我要急了！

賈：我……沒有……醉……你……喝這……杯……我跟……你……跪下了……

琳：（跑上）我不！我不！

賈：（持酒瓶上）你……跑到……那兒……去……

（賈跌倒在台中）

夏：（追上）醉了！醉了！（扶賈）

賈：（含糊地）我……沒有……醉……我……喝……喝……琳琳……喝……這一杯……

玲：（悵悵地）醉死你！醉死你！

鍾：這種時代的病菌！

王：老張，老張，快扶賈經理去睡覺

（僕應聲上，同夏共扶賈）

——幕急下——

第二幕

登場人物：陳璐璐，王媽，陳佩琳，劉裕昌，賤子阿金，王君寶，賈作新。

佈景：陳璐璐家的客廳，正面一門，是進客廳的入口，門外一甬走廊，向左去是內室，向右走是大門，從內室到大門，或從大門到內室，均須經過這走廊的中段。正門的兩傍是窗櫺，有人從走廊經過，可以看清楚廳內一切。走廊欄干上和正門兩側窗櫺上放着幾盆花草。廳內佈置相當富麗，壁上掛些中外電影明星的照片及風景畫片，可以表明這客廳主人的風格。

（幕啓時，約早晨八點鐘，廳內無人，默場片刻，陳璐璐手持皮包匆匆從外入，迫急的步伐，充分表示內心的悲憤無主，神情憔悴狼狽，外面下着小雨，髮上，臉上，衣上，沾滿了水漬。她到了一種重大的打擊，剛從外面回家，）

（她擦後，把皮提包扔在沙發上，立刻打電話。）

王：……真是……喂……你是那兒……王公館嗎？王局長

起身沒有？我姓陳……真煩，你就告訴他姓陳就是了……喂，您是王局長嗎？我是璐璐……我對您說，我有事要同您商量，勞您駕，請您來一趟吧……我有很大的困難，電話裏不便說……難道您對我這點情份都沒有了嗎……對不起！務必請你來一趟吧……馬上就來嗎？，那好極了，謝謝您……好，回頭見。

（頹然坐沙發上，用手帕蓋在臉上，沉默地）

（玉姐上，她是璐璐的奶媽，自己家裏沒有人了，一直住在璐璐家裏，璐璐的身世她知道，她愛護璐璐，不管是自己的女兒）

媽：大小姐，您回來了，可把老太太同二小姐急壞了！

璐：唔！

媽：您昨兒到那兒去了，一夜沒有回來，真叫人心裏着急！

璐：唔！

媽：打電話問王局長他不知道，打電話給賈經理又不在家，大小姐，您以後出去，最好給家裏留下一個話，要不，打回一個電話來，也好叫家裏放心！

璐：嗷！奶媽！你真煩！讓我靜靜地睡會兒好不好！

媽：大小姐，您累了嗎？您身上不舒服嗎？

璐：（躁急）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進去！

（佩琪上，她是璐璐的妹妹，學生裝束，活潑，熱情，有正義感，一頭未經

世故的天真，加倍顯得他的可愛，這時因等候她的姊姊，一夜沒有好睡，臉色有些疲倦。

琳：（跳躍地）姊姊！

琳：（拿下手帕，用熱方的目光看琳一下）唔！

琳：你怎麼一夜沒有回來，害得媽一夜翻來覆去，沒有好睡，夜裏還咳嗽，我聽她咳

了好幾次！

琳：（突然站起）啊！

媽：（搶着說）二小姐也一夜沒有睡，您瞧，她眼皮還腫着呢！

琳：我沒有關係，我在學校裏常常熬夜的，我不過有點事要問你說。

（琳琳怔怔地望着媽，忽然伏在沙發上抽噎起來）

琳：（大驚）姊姊！你怎麼啦！

媽：哎喲，孩子！你到底怎麼啦！是誰欺侮了你嗎？受了什麼委屈啊？快告訴奶媽，

奶媽替你去出氣！

琳：（忍住淚，抬起頭，帶着慘淡的笑容）沒有什麼！你們不要擔心！我不過一夜沒

有好睡，有點兒疲乏就是了。

媽：那末你快去睡一覺吧！

琳：不是的！不是的！你一定有什麼難過，你哭下！

璦：你對我現在不是還在笑嗎？

璦：（極度的沉痛）你的笑比你的哭還是慘痛！你裏哭就儘量地哭！要笑就儘量地笑吧！不要把痛苦鬱在肚裏，這樣會損害你自己的健康的！

媽：好孩子，你到底爲了什麼呢？

璦：（難言之隱）我——哎喲，你們不要逼我吧！我還不夠可憐的嗎？我要去看看媽了！

璦：你的眼睛，你的態度，都告訴我們你受了極大的委曲，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委曲告訴你最親愛的人呢？

璦：（欲言又止）

璦：你說啊！你說啊！

璦：今兒不是中秋嗎？我想起死去的爸爸，想起媽媽的病，想起了我們不幸的遭遇，就不免有些傷感；你看這天氣，陰雨綿綿地，正象徵着我的命運。今晚月亮恐怕也沒有希望了！

璦：不對吧？你瞧你說話的神氣多麼勉強！

璦：（撫璦的臉）姊姊相信你，你倒信不過姊姊的話嗎？我的精神實在支持不住了，我們等會兒再談吧。

璦：不，姊姊，我還有一件事要同你說，今兒是中秋節，我們學校……

媽：我也想起一件緊要事的了，（探懷取出一沓帳單）大小姐，今兒不是過節嗎？

兒下午，您不在家的時候，有好些舖子的伙計送帳條來，說，今兒要來收賬的。

璵：（賭氣地）奶媽，我不跟姊姊說，你也不說，等我一跟姊姊說，你又有要緊的事
了，等一等，讓我說了你再說！

媽：回頭我又該忘了，好二小姐，還是您等一等，讓我說了您再說吧！

璵：不成！我先說！

媽：還是讓我先說吧！

璵：哎哟！真是！好了！你先說！你先說！那末快說吧！

媽：大小姐，我剛才說什麼來着？噢，想起來了，我說那些舖子的夥計們今兒就要來收賬，您瞧這些賬條紙，還有房東也來過了，他們叫把錢預備下，今兒都要來收的，您算一算，總共該多少錢，就預備下吧！

璵：（把賬單翻了翻，皺一下眉頭，隨手把賬單放在桌上）好了，你去吧，回頭我就
算！

媽：您可準得把錢預備下，回頭他們就要來了。

璵：知道啦！

（玉媽欲下）

璵：姊姊，我告訴你，我們學校今晚要演劇義賣獻金……

璦：（復返）我又想起一件事啦！大小姐，那個麻子阿金，就是這一段的一個漢漢漢兒，剛才到這兒來拜節，我說大小姐不在家，他說待會兒再來，習他意思是要借幾個錢……

璦：好啦，你去吧！

璦：……她們推舉我做幹事，同時我又是一個演員……

媽：（第三次又返）人老了，記性就不行了！大小姐，今兒不是過節嗎？我跟老太太二小姐都拜過節了，這就跟您拜節吧！月光菩薩保佑您平平安安，強強健健，百事如意，嫁一個好姑爺，白頭到老……

璦：（氣得跳起來）奶媽！你倒是有完沒有完！

媽：二小姐，別生氣，大節下不許生氣！我老了，記性不行了！

璦：得了！得了！快去做你的活吧！（推王媽下）

（璦翻閱帳單）

璦：姊姊，這一箇總共多少錢的賬啊，你能應付過去嗎？

璦：又是千把塊錢的帳！

璦：每個月的開銷總共這麼多，姊姊，我們不能節省一點嗎？

璦：憑着姊姊的青春去換取生活的資料，家裏的排場，身上的裝飾，那一樣是可以省得下的？

璵：這樣子每月虧空下去，一定會越陷越深，我們的前途太黑暗了！

璵：這有什麼辦法呢？只好過一天算一天，幾時我的生命終了，總算盡了我最後的責任！

璵：姊姊！你！

璵：……爸爸的喪葬費，媽媽的醫藥費，你的教育費，日常的生活費，這種生活的重壓，使你姊姊不能不出賣她的靈魂，可是出賣了靈魂，仍然免不了負債，而且這個債越負越重……

璵：姊姊，我可以問問你，我們到底負了多少債呢？

璵：總在一萬塊錢以上吧！其實你還是不要過問這些事的好！

璵：姊姊這麼多嗎？

璵：你剛才不是說你前學夜今晚要演劇嗎？怎麼樣？你講下去啊！

璵：（立刻又眉飛色舞地從袋裏掏出一塊紅綾緞）你瞧，這是綵綵的條兒，（又掏出一塊綠綾緞）這是高貴的條兒，（又掏出一塊份兒的差事）（又掏出一塊份兒的差事）（又掏出一塊份兒的差事）（又掏出一塊份兒的差事）

去看戲吧，看我在這劇裏扮一個女游擊隊員的角色，又英武，又機靈，又活潑，又冒險，剛剛適合我的個性，我真喜歡這個腳色！姊姊！真的你去看看吧！

琳：（微笑）你別太興頭了。我問你，你等我就爲的請我看戲嗎？

琳：不，還有要緊的事！（又從懷裏掏出紅綠的戲票）姊姊，這是我們的戲票，請你替我們推銷推銷吧！十塊的，五塊的，三塊的，總共是五十張……

琳：（望望琳，望望手裏的戲票，望望桌上的戲票，不說話）

琳：統共是兩百四十塊錢，還有一塊的五十張，我怕你說太寒儉了，沒有敢讓你推銷，你要嫌不夠的話，把這一塊的五十張也添上吧！

琳：（笑起來）我的二小姐！我還嫌不夠？要是這紅紅綠綠的都是鈔票，我才嫌牠不夠呢！

琳：你不是有很多很多有錢的朋友嗎？

琳：他們當然有錢；可是錢在他們的袋裏，要叫他們從袋裏拿出錢來，就得估估這錢的分量！

琳：就憑你這一點面子，他們也不好意思拒絕吧？

琳：你姊姊在他們面前，還能認爲是有面子的嗎？他們不過是一種玩弄的心理罷了！

珮：姊姊！

琳：珮，戲票放在這裏，我替你想法子推銷就是了。

珮：（悲痛地）不是的，姊姊！

琳：（溫柔地）什麼？

珮：你要推銷不掉就算了。

琳：要推銷不掉，姊姊自己留下。

珮：那何必呢？

琳：不！姊姊對國家民族也應該盡一份力量。

（門鈴響）

珮：奶媽！奶媽！門鈴響呢？

媽：（內應）來了！來了！

珮：我想是收賬的來了。

琳：也許是看寶。

媽：（持名片上）大小姐，這位先生要會您。

琳：（接過名片）啊！又是這兒兒？（欲進上）

珮：誰啊？

媽：我看他的臉很熟，像遇了一個人，可是我不敢混說！最奇怪的是他眼角也有一塊

痞，不過……（自語似地）不會的！一定是另外一個人！要是劉裕昌，他怎麼會混得這麼闊呢？可是，大小姐的朋友，我也見過很多，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一位又精又野的先生！

璵：（拿起名片讀）劉——裕——昌！

媽：（驚訝地）怎麼？真的是劉裕昌那小子嗎？

璵：你知道他嗎？

媽：噫，你們忘了嗎？劉裕昌是從前老爺的勤務兵，常常領着你們玩的——也怪不得

你們，那時候，大小姐不過八歲，二小姐才四歲……

璵：（吃驚，同時地）什麼！

媽：我說這劉裕昌是老爺的勤務兵，因為好喝酒，好賭錢，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專阿胡調人家的女人，因此被老爺開革了！奇怪，他怎麼會混得這樣闊了，連包車都混上了！

璵：（發瘋似地要跑進內室去）啊！這魔鬼！這魔鬼！

璵：（摀住她）姊妹！姊妹！到底怎麼會事啊？

璵：你別管！你別管！我可沒有臉兒見人了！（又倒在沙發上痛哭）

璵：姊姊！你歇歇！你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對王媽）奶媽，你去對付對付他，就說大小姐不在家。

（王媽嚇昏了，咕啞啞地下去）

璣：（抬起頭來，拭去淚痕，咬着下唇）我要復仇！我一定復仇！妹妹，我告訴你，劉裕昌是這城裏有錢有勢的人，專作走私販毒，窩娼包賭的壞事，他將我的念頭已經不止一次，當然，你姊妹還不至於這樣下賤，一直沒有理他。最近，君實忽然同我疏遠了，我很難過，誠心要氣氣君實；而且，我欠了賈經理一筆很大的款子，他常常來逼我，他說，只要我對劉裕昌稍微表示一點好感，劉裕昌就可以負責替我還這筆債，因此我就不時應付他一下。前幾天，他忽然提起來要我把他，我當然不答應。昨天下午，賈經理用汽車接我出去，就同這些壞蛋們在大起，他們不讓我走，用酒把我灌醉了，就受了這壞蛋劉裕昌的欺侮……（又哭起來）

媽：（在外面）你不能進去！你怎麼隨便往人家屋裏闖呢？

粗暴的聲音 老子愛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什麼東西！敢攔我！

媽：你這東西！不講理！你當我不知道你的底細嗎？你那時候還認我作乾媽呢！現在你闖了，就臭美！闖到那兒去？也說不了動移兵的出身！

聲：你這老東西！你瘋了！小心老子揍你！

媽：你揍吧！你揍吧！你敢揍我！

聲：放手！放手！

媽：揍死我，也不能讓你進去！

(打臉的聲音)

媽：(帶哭音)好！你打我！我同你拚了！

琳：(在外面爭吵的時間，驚慌地)媽！你趕快進去！讓我來對付他！

琳：姊姊！你！

琳：別管我，趕快進去，媽一會兒要找你！

(琳把琳往走廊的左面推進去；同時，劉裕昌的身影在走廊的右面出現，王

媽追上來，還要拖他，被他一把推開了，昂然走進客廳裏。)

劉：(面向台口)什麼東西！讓老子坐冰桶！他媽的！你要發小姐脾氣，就趁早別吃

這碗飯！老子瞧得起你，別不識抬舉，給臉不要臉！

琳：(回到廳門口，手插着腰；王媽看見琳出來，就趙趙地往內室去了)劉先生，對

不起，承您瞧得起我，抬舉我，給臉，可是說壓根兒不懂什麼叫做臉！我本來

不是小姐，在您劉先生面前，更不敢發什麼小姐脾氣！現在這不識抬舉的東西，

就站在您的面前，隨您怎麼樣處治吧！

劉：(回頭奸笑)噢！琳，原來是陳小姐，您別生氣，我是給您賠罪來的！

琳：(冷冷地)不敢當！監罪的話，還甚麼讓我來對您說吧！

劉：請坐！請坐！有話我對您說！

琳：劉先生何必這樣多氣呀？我是來領您處治的！您要怎麼樣處治我，我一切都領受

劉：那裏！那裏！咱老劉就是這老粗脾氣，不會客氣，陳小姐別見怪！

璠：我的奶媽得罪了您，還至於打她嗎？而況據說，她以前還是您的乾媽呢！

劉：噢，原來因為我打了王媽，你就心痛了嗎？噯！（用平劇口白的腔調）「爲君的
不會飲酒，清早起來，食了幾杯悶酒，酒言酒語，冒犯了大姐，也是有的，來，
來，來，我給大姐賠上一個禮兒，大姐，爲君的這廂有禮了！」

璠：（怒極）劉先生，你要尊重你自己的人格，難道你欺侮得我還不够嗎！

劉：瞧你這小模樣兒，說的多可憐，陳小姐，不，假如你不見氣的話，我想應該叫你
一聲劉太太！（上去拉璠手）……

璠：（掙脫劉的手，跑到沙發上坐下）這是什麼話！

劉：（緊挨璠身旁坐下）太太，我見了你，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簡直從心裏往外愛
你……（璠挪遠些，劉又挨近些）本來有氣，一下子也不知道氣到那兒去了……

（璠又挪遠些，劉又挨近些）這一次，我想同你商量一個結婚的日子……
（璠欲起身躲開，但已被劉俯身環腰抱住）

璠：（生氣）劉先生，你這是怎麼啦！

劉：噯，緊挨着一來顯得親密，二來也好說話……（翹腿微搖，手指在空中劃着圓圈）
花錢的老爺們，喜歡這個調調兒！

（璠用勁搥脫劉的手，跑到另一邊去）

（癡迷）喂，太太。騷騷，話講得好好兒的，應什麼！今兒一清早也是這樣，睡好兒的，你一下就飽了……

（掩耳）我不要聽！我不要聽！別走近我！別理我！你這癡蛋！（躲開他）

（追隨瑞珍身後）我那兒捨得不理你呢？我要不理你，還會一清早趕到你這兒來跟你賠罪嗎？你不知道，我今兒一清早醒來的時候，不見了你，別提心裏多着急！你不信，我可以把心掏出來給你看看！

（哀求）劉先生！你何必憐同一個可憐的女孩子為難呢？

我知道你是小姐出身，可是現在我是這獄裏一位有錢的奴才，也不至於辱沒了你吧？再說，我的錢，我的勢，足夠你享一輩子的福了！

（嚴肅地）可是請你不要忘了我是你老上司的女兒！

（輕蔑地）老上司？提到你爸爸，我更不能原諒他！他為了我前一個女人開玩笑，就開除我，現在讓他看看，我是怎麼樣對待他的女兒！

你這癡蛋！你敢侮辱我的父親！你這販賣烟土，包娼鑿賭，無惡不作的流氓！

是的，你說的一點兒也不錯！

你這狗仗人勢，橫行霸道，自私自利的混蛋！

（俏皮地）對了！你說的都對！我正是你所说的這一類人！可是小姐，你哪？你也不過是一個最下賤，最下賤的，暗娼不像暗娼，小姐不像小姐的東西！

璐：我有我純潔的良心，我有我高尚的人格！

劉：別扯淡囉！昨晚陪老子的是誰！

（璐璐氣得說不出話來，坐在沙發上，臉埋在兩手中，暗泣）

劉：（跟上去）沒有話說了吧？小姐，別生氣，我跟你鬧着玩的！

（麻子阿金上，探頭探腦）

劉：（回頭）誰啊？鬼鬼祟祟地！

金：（咳嗽，假笑，拱腰）是我，麻子阿金！劉先生也在這兒嗎？您好！

劉：阿金，有什麼事？

金：沒有你不認明的！今兒是八月節，我來同陳小姐拜節，您也在這兒，那再好沒有

，省得我再到你公館去了，就在這兒同你拜節吧！（哈腰）

劉：好小子，有你的，是不是要借幾個錢化？

金：沒有你不認明的，節下少不了有些開銷！

劉：你要多少？

金：劉先生，隨您賞！隨您賞！

劉：這裏是五十塊錢，是陳小姐賞你的，拿去吧，夠不夠？（掏錢給金）

金：（接錢）謝謝劉先生！謝謝陳小姐！

璐：阿金！不要拿他的，我這裏有！

金：小姐，這還不是一樣嗎？劉先生的就是小姐的；不敢多拿，不敢多拿！

劉：好了，那末你去吧！

金：是！是！劉先生您多坐會兒！（下）

劉：（看阿金出去後，掏出一隻小盒子，裏面是一只光彩耀目的鑽戒。嗟，陳小姐，這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我特地給你送這件禮物來，作為我們美好的紀念……

（璐璐不理，扭過頭去）

劉：你以前的債務，以後的生活費，當然由我來負擔，現在我們似乎應該研究一個正式結婚的日期……

（璐璐又往那邊扭過身去）

劉：假使你不願意結婚也可以，只要你承認我同你的關係！來！把你的手給我，我把這個鑽戒給你戴上！（拉璐璐手，要給她戴上）

璐：（一擰手）請你拿開，這種血腥氣的東西，別污了我的手！（鑽戒幾乎落地）

劉：（冷笑）哼！好一個高貴的小姐，難道你的身價比一萬塊錢的鑽戒還值錢嗎？

珮：（上）姊姊，媽叫你去！

劉：噢，是二小姐嗎？你瞧，幾年不見，長得這麼大了，嗚，模樣兒真俊！真漂亮！今年幾歲？我記得是十六，對不對？你的小名兒好像是叫珮珮，是不是？咱們是老朋友，來，咱們來談談，你還認得我是誰嗎？

珮：我怎麼不認識你，你是我父親的勤務兵！

劉：可是現在我離開家了。

珮：對不起！劉先生我要進去了，要沒有事，您就請便吧！我們這個下賤的地方，實在不配招待您這種有錢有勢的貴客。

劉：你進去吧，我可以同二小姐談談！

珮：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

珮：妹妹，我們一起進去吧！看他一個人怎麼樣！

（珮路下，珮佩欲隨下）

劉：（上前拉住珮）我們到外面去玩，我有汽車在外面，我們可以一同坐汽車出去，只要是你心愛的東西我都可以買給你。

珮：對不起，劉先生，你還要拿欺騙我姊姊的手段來欺騙我嗎？

（珮跑到門口，王君實上，適相遇）

王：珮，那裏去，姊姊在家嗎？

珮：噢，王局長，我的未來的姊夫……（頑皮地，鞠躬，讓路，王君實進，與劉對看）

一眼，劉走過一邊去，珮和王仍回到廳裏）請坐，好久不見了，您好嗎？今天什麼風把你吹到舍下

王：（坐）珮，不要鬧！你沒有到學校去嗎？

佩：這就要去！因為我們學校今晚演戲義賣，停課一天，晚點去也不要緊。王局長，請你替我們推銷幾張戲票成不成？噢，我忘了替你們二位介紹，這位是王局長王君實，是我姊姊的好朋友，這位是劉大先生劉裕昌，是先父的勤務兵！

劉：（看王一眼，扭過頭去）哼！

王：你要我推銷戲票，戲票呢？

佩：都在姊姊那裏。

王：你姊姊叫我來，她自己又到了那兒去了？

佩：她等了你好半天，不，她差不多等你兩個多月了。我問你，王局長，你為什麼同我姊姊好像冷淡了呢？

王：不要誤會，我不過因為公事忙，沒有工夫同你姊姊常來往就是了。

佩：公事忙？以前公事就不忙嗎？為什麼以前倒有工夫同她來往呢？

王：以前當然也忙，不過最近比以前更忙！

佩：不見得完全是這個原因吧？所謂忙不忙，完全是時間支配的問題，要是你認為某一件事比另外一件事更重要，就可以先做你認為更重要的事，而把認為次要的事放在一邊。

王：你不能說同你姊姊來往的事比公事還更重要吧？

佩：可是，你曾經說過，愛情比一切都重要。

王：那是我心裏變態時刻說的話，在我心裏正常的時候，我會把全部心力放在工作上面。

珮：現在呢？

王：我要恢復我最初對於工作的那種緊張情緒。

珮：王局長，我不懂，你的情緒為什麼常常會這樣游移不定地轉變呢？

王：這就是我的弱點，我缺乏一點剛毅堅定的意志！

珮：愛情也許會增加你一點剛毅堅定的意志。

王：啊！珮！你不知道我們的環境太惡劣了，一個毒瘡開刀之後，自然有千千萬萬成羣的毒菌隨着膿血蔓延開來，會毒化你的心理，使你成爲這社會的禍害，至少使你成爲這社會的贅瘤。這些毒菌當然會全部肅清的，只要你有剛毅堅定的意志，去忍受這痛苦！

珮：所以我們一定要合作，來做這肅清病菌的工作！

王：可是第一步我們必須增強本身的抗毒素；我就缺乏這種抗毒素，你姊姊也是這樣

珮：（親暱地安慰他）王局長，你不要悲觀，我們老師告訴我們，一個人就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弱點，能夠知道自己的弱點，就不難把它糾正過來。

王：對了，珮，你是有希望的（緊握珮的手）

劉：（鬱積後的爆發）什麼東西！簡直叫老子看了生氣！

（王與珮同看他一眼）

王：你姊姊叫我來，到底有什麼事呢？

珮：（對劉努努嘴，低聲）就是爲了他，他把我姊姊欺侮苦了！

劉：（衝過來，其勢洶洶）姓王的，你够不够朋友？你要夠朋友，趁早給老子馬上滾

出去！

王：（從容不迫）劉先生，怎麼啦？生這麼大的氣！是誰得罪了你嗎？

劉：誰？就是你！老子看你簡直不順眼！

王：是我嗎？我倒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罪了劉先生！

劉：你現在就得罪了我！你這兔崽子！仗着你這付漂亮臉子，甜言蜜語，到處引誘人家女孩子，一個不夠，再饒上一個！可是你得打聽打聽，這兒是什麼所在？劉先生是什麼人？就容得你這樣猖狂嗎！

王：你這混蛋！你講理不講理！這裏是陳璐璐小姐的家裏，不是你姓劉的府上，就容得你這樣撒野嗎？你配叫我滾出去！現在我命令『你』給我滾出去，馬上滾出去！

劉：（揚袖）你這小子！大概沒教訓教訓你，不知道老子的利害！你說這是陳璐璐小姐的家裏，不錯，可是你知道陳璐璐是我的什麼人！

王：你瘋了嗎？你敢侮辱陳小姐！

劉：侮辱她？說算老子侮辱她，你也管不着！珮珮！你過來！我不許你同這下流的

子在一個！

珮：笑話！你有這權利管我嗎？

劉：我怎麼沒有權利管你？我是這裏的主人！

珮：放你的屁！

王：珮，你讓開，讓我來對付他！

劉：你敢怎麼樣？

珮：王局長，別理他，這是一條瘋狗，我們還是到後面看看姊姊去。

（珮拉王君實的手欲下，劉攔住去路）

劉：你不要出去！我要這小子一個人滾出去！

珮：你這是怎麼啦！惹不起你，還躲不起你嗎？

劉：老子是不化錢的嗎？你們這些臭了頭們就知道愛小白臉！老子非管教管教你們不

可！

珮：哼！你也配！倒是躲開不躲開！

王：（挺身而上）姓劉的！你到底要怎麼樣！

劉：老子要怎麼樣？老子要揍你！

（劉打王君實一個嘴巴，王一拳把劉打跌出幾步遠，劉爬起，掏出手槍，

一步一步逼近王，黑鷺呼。）

王：（鎮靜，退坐到沙發上）這個玩意兒我也見過，你要有種，就請放吧！（拿起茶几上的香煙，劃火柴抽煙）

劉：放？一槍打死你，比踏死一個螞蟻還省事；可是太便宜了你，現在我要押你到偵緝隊去，慢慢地收拾你！

王：那也隨你便，可是你的拘捕證呢？

劉：拘捕證？這支手槍就是拘捕證！

王：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吧？

劉：你到底走不走！

王：對不起！沒有工夫！你不看我還在抽煙嗎？

劉：你再不走，我就要開槍了！

王：那也好！可是你要不要先抽一支煙再說？

劉：你這混蛋！

（璐奔出，見狀驚呼，跑上去蔽君實身前）

劉：璐璐！快離開！等我來收拾這不知好歹的小子！

璐：你要收拾他，請你先收拾我！

（璐驚得呆了，忽然清醒過來，跑上去猛咬劉的手指，劉痛極，槍落地，劉

發怒，瑤上前一脚把槍踢開。瑤與琬同急奔去拾槍，瑤被劉一把拉向後。王上前一拳，又把劉打得跌出幾步遠。）

（在紛擾中，賈經理上）

賈：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劉慢慢爬起，與王怒目相向，瑤在一傍喘氣，琬在一旁拿着槍玩弄着。）

賈：劉先生！您在此地！我猜您就在此地！哎喲！這是怎麼啦？您的手好像受傷了！

（走近劉）

（劉推開賈，還要向王衝去，賈把他攔住）

賈：（走近王）王局長，您也在此地！我們好久不見了，您好嗎？您還是同誰生氣？

（立在劉與王的中間）您們二位也許還不認識，我來替二位介紹——。

琬：（上去拍賈的肩頭）賈經理！

賈：噢，是二小姐，你幾時進來的？

琬：在你進來以前，我就進來了。我告訴你，你自己辦的好事，還用得你來給他們二位介紹嗎？（槍口對着賈）請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賈：（躲）哎喲！二小姐！這可不是玩的！快放下吧！會打傷人的！

瑤：（跑上前）琬，你把槍給我！

賈：對了！瑤瑤小姐，快把二小姐的槍拿下吧！

璐：（冷笑）你以為我會寬待你嗎？我要先收拾你！

琳：姊姊！你不別忙！讓我來收拾他吧！（對賈）別怕！我不會隨便打人的！我問你

，你同王局長是好朋友，我姊姊呢，也沒有得罪你，為什麼你幫了這個壞蛋？

劉：（對琳）我的姊姊呢？

賈：二小姐，請你放下槍再說，好不好？

琳：你說！你說！

賈：這不關我的事！這是劉先生的意思！可也得怪你姊姊自己不好，劉先生又有錢，

又有勢，為什麼你姊姊老是不愛理他呢？未免使劉先生太下不去了！

璐：你要討好劉先生，不會叫你自己的妻女供他玩弄嗎？

賈：璐璐小姐，你完全事負了劉先生的好意！他決沒有玩弄你的意思，他還要替你還

債，完全是一舉兩得的事！

琳：原來完全爲了你自己的利益！

賈：二小姐，現在你可以把槍拿開了嗎？

琳：拿開槍？做夢！我還要取你的性命，替我姊姊報仇！

賈：這使不得！二小姐！當初你姊姊同王局長認識，還是我介紹的呢！而且，我也曾

借給你姊姊一筆很大數目的債！

璐璐：欠債還錢，又有什麼了不得！可是你出賣朋友，是應該的嗎？

賈：璐璐小姐，只要你把這筆錢還我，我沒有什麼話可說？可是王局長最近和我疏遠了，同你也疏遠了，你還有什麼指望呢？這是我完全替你着想的！

璵：哼！我明白你！你認為王局長不能再爲你所利用，而我姊姊也不能再做你拉攏的工具，你深怕那筆債會落了空，是不是？你這貪財如命，卑鄙醜惡的小人！

賈：二小姐，你隨便罵我什麼都可以！可是不要把槍口對着我！

璵：我罵你是一隻狗！

賈：是！是！

璵：我罵你是一隻豬！

賈：是！是！

璵：我罵你是冷血動物！軟證動物！

賈：都是！都是！

璵：可是我偏要把槍口對着你！偏要把槍口對着你！（拿槍逼着，賈畏縮地退）

賈：王局長，請你替我講個情吧！

王：璵！算了！够他受的了！快出去吧！

璵：哈哈！賈經理，你的胆子就這樣小嗎？你以爲我真的會開槍嗎？我是跟你鬧着玩的！看王局長的臉上，饒了你吧！這是劉先生的手槍，（轉向劉）劉先生，對不起，你也受驚了吧？這支手槍借給我用，在我演戲的時候，用真手槍作道具，

不是更精采了嗎？

璠：（閃亮）現在，你別那給我送出去！

賈：讓我別湊出去很容易，只要你把欠我的債還我一下！

劉：對！老賈，行他拿什麼東西來還你！小白臉，只會靠倒貼來過日子的！

王：（憤怒）是嗎，你嚇唬誰？（對璠）璠，你到底欠他多少錢？

賈：不用問，現在得算清楚。借本一萬六千捌百元，加上利息，本利二萬一千四百元零二角五分！

王：好！三天之內，完全由我負責清償，賈經理，你能不能信任我？

賈：好！王局長，只要你一句話，沒有問題，看你的面上，二角五分的零頭可以抹掉！恭喜你，結婚的時候，不要忘了請老朋友喝一杯喜酒！

劉：對了，這位王局長的姓，真不錯！什麼姓不好姓，偏他媽的姓王！八成見他還行

八！王局長，恭喜你，你閨璠小姐結了婚，你就該發財了，哈哈！

王：什麼！你這混蛋！

劉：你才是混蛋！

（二人又要衝突起來）

賈：好了，好了，我們走吧！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呢？（拉劉下）

璠：（取笑地）劉先生，請你放心，這支手帕明兒一定送還你。

(劉對王與瑤投了憤恨的一眼)

瑤：君實！你有沒有受傷？

王：(微笑，搖搖頭，溫柔地)沒有！

瑤：(憂鬱地)可是劉裕昌一定不肯甘心，一定還要來搗亂！我真怕！不知道爲什麼，我老是覺得我們的前途好像被一片黑影遮住了。

王：不要怕！他不敢怎麼樣的！

瑤：真有趣！簡直同我那幕戲裏扮的那個角色一樣，又英武，又機警，又活潑，又冒險……

瑤：(假依着君實)君實，我的處境你現在是看到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請你把我救拔出來吧？並且以後永遠不要再離開我……

(王撫瑤的頭髮)

瑤：(做一個鬼臉)姊姊！推銷戲票的事不要忘了！(跑下)

(幕下)

第二幕

登場人物：陳瑤瑤，王君實，李媽，陳瑤瑤，老張，劉裕昌，賈作新，夏明。

王媽，

佈景：同第一幕。

（幕啓時，王君實在看報，好像心神不甯的樣子，照說新婚燕爾，而且璐璐又是他情投意合的伴侶，應該儘量享受一些豔福才是，但他被一樁嚴重的心事壓住了，不時蹙着眉頭。璐璐呢，從不幸的遭遇中被拯救出來，能同心愛的人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自然心滿意足，但也有一樁意外發生的心事，因此雖然平日一樣地低聲歌唱着，笑語着，而在歌聲裏，笑聲裏，多少帶些不甯和勉強的成分，這時，她正吩咐李媽應該買些什麼小菜。）

璐：魚要便宜呢，就買一條魚，買些西紅柿，買些牛肉，要有牛尾，就買一條牛尾，再買些蔬菜，到菜場去瞧着辦好了，（對王）今天午飯，我給你燒一隻醋溜魚，燒一隻西紅柿牛尾湯，你說好不好？

王：（仍看着報）好的！好的！

琳：你想還要吃些什麼菜？

王：（答非所問）好的！好的！

璐：（跑過去把報紙搶下來，半笑半噴地）什麼好的好的！我問你還要吃些什麼菜！

王：（笑着）你做的菜我都愛吃。

璐：你這人！真是！（對李媽）那末，好了，你就照這樣去買好了。

李：是了！太太！（下）

璐：（走過去坐在王身傍）實，我看我媽的病越來越重了，昨兒張大夫說，恐怕沒有

希望了！

王：（放下報）這怎麼辦呢？要不，再換個大夫試試看！

璵：她這是老病，僱換大夫也沒有用，我看，還是把她老人家的後事準備準備吧！

王：唔！（又陷入沉思中）

璵：（拍王的肩）實！怎麼啦！同你說話呢！

王：（驚醒）唔，你說什麼？你說吧，我聽着呢！

璵：我們結了婚，應該快快活活的，怎麼結婚三天了，一直看你好像有嚴重的心事似的！

王：（握璵的手）璵，沒有什麼，不過我給家裏去了好幾封信，一直沒有回信，報紙上說，我的家鄉，這幾天敵機轟炸得很利害，不知道怎麼樣了。

璵：你把我們結婚的事告訴家裏了沒有？

王：當然告訴了。

璵：你看家裏會不會反對？

王：我想不會的！

璵：不，我很擔心！這個社會對於不幸的人總是用殘酷的眼光來看待的，如果你把我的身世告訴了家裏，我怕你家裏不見得會同情我，原諒我的！

王：這是你的過慮，即使家裏反對，對於我們前途也不會有什麼妨礙。

璠：可是買經理那筆款子呢？你不是說，向家裏要錢來還他嗎？

王：我已經暫時從公款裏挪借過來還他了！——不過，也真怪，我給家裏去了好幾封快信，錢沒有匯來，回信也沒有一封！

璠：那末你怎麼補還那筆公款呢？

王：是啊！我發愁的就是這一點！局裏的公款，我已經緩解了一期，如果再延緩下去，上頭一定要責問下來！

璠：那怎麼辦呢？能不能再同買經理商量一下，仍舊向他通融一筆款子，暫時把公款先彌補上了呢？

王：我正想這樣辦，向他先借一筆款子來把公款彌補上了，等家裏的錢匯來，再還給他——不過，老賈這傢伙，我有點怕同他打交代，況且，上次已經同他鬧決裂了！

璠：寶，這都是我害你的，你能原諒我嗎？

王：璠，我們兩人中間，還有什麼原諒不原諒的？

（鐘打了七下）

璠：（倉皇地）寶，七點鐘了，你該去辦公了！

王：我們局裏八點鐘辦公，七點半去也不遲！

璠：不，寶，你去吧！官可去得早些！

王：（開玩笑）怎麼？璐璐，你趕我走嗎？是不是你還有秘密的約會？

璐：（急了）胡說！（又央求她）好看實，你相信我，你不是還要去我買經期嗎？你
去吧！我給你訂領帶！

（璐璐給王訂領帶左打右打總打不好）

王：（微笑）瞧你，心神不定的樣子！今天連領帶都打不好了！讓我自己來吧！

璐：（臉紅執拗地）偏不！一定要我來給你打………好了！打好了！你的帽子在這
裏，去吧！Good-bye！——回頭早點回來吃午飯！

王：謝謝你！Good-bye！——（下）

璐：（緩緩走回來，坐在沙發上，定一定心，從袋裏掏出一封已經看過的信再來看）
這魔鬼！這魔鬼！老跟着我！他就是我前途幸福的一個暗影！
（煩悶，憤恨地沉思着）

（瓊上）

瓊：姊姊，姊夫去辦公了嗎？怎麼啦，你們吵了嘴嗎？

璐：瓊，媽媽怎麼樣？

瓊：媽媽陪着呢；還不是那樣，我看希望很少了！

璐：我看你這幾天不要到學校去了，也好幫我服侍服侍她！

瓊：我已經請過假了。姊姊，你就爲媽的病發愁嗎？

璵：這當然是一個原因；不過，你再看看這封信！（把手裏的信遞給她）

璵：（接過信看看信面）『陳璵璵小姐收，名內詳』，這是誰來的？（抽出信來看）這信紙倒是很講究，只是，這一筆字真把信紙攪爛了！噢，原來是劉裕昌寫來的！怪不得這一筆字寫得這樣漂亮呢！我倒要拜讀一下，妙文一定很多：

（讀信）璵璵女士收：叨在逕交，浮言不敍！謹啓者：我今去信，非爲別的！只因你嫁了王君寶那小子，就把我扔在一邊，嫌子無情，妓女少恩！真叫化錢的老爺們寒心！你不娶以爲嫁了如意郎君，稱心如願，我有手段破壞你們！現在我警告你：第一，你要同我維持以前的關係；第二，你要拉王君寶那小子同我們合作，不能妨礙我們的計劃！這兩個條件你要不承認，我就把我的秘密登報宣布出來，而且王君寶那小子的小八字也拿在我的手裏！千萬！千萬！勿誤爲要！姊妹！這種狗屁的信，你還能忍耐下去嗎？這封信你幾時收到的？到底打算怎麼辦？

璵：是昨天上午收到的，我已經寫信去約他今天上午八點鐘，到這裏來談談，希望懇求他打消這強荒唐的條件。

璵：胡鬧！胡鬧！姊妹！你太懦弱了！劉裕昌這封信是對於我們一種莫大的侮辱，你還想容忍下去，約他來商談判嗎？而且他這強橫無理的人，決不能用懇求的話來打動他，你寫信去約他來，反而落給他一個利用的證據，他可以拿你的信來要

換你，污辱你！唉！姊姊！你中了劉裕昌的圈套了！

琳：那叫我怎麼辦呢？他要把我的秘密登報宣布出來，一定會使君實毀傷心！而且現在的社會，對女子的貞操絕不肯馬虎，我的地位名譽不要緊，君實的地位名譽要是因此而一落千丈，叫他怎麼在社會上立足？爲了我使他受到社會的輕視和嘲笑，我不忍心這樣做！並且，劉裕昌是個說得出做得出的人，他在這城市中的潛勢力相當的大，如果他存心同君實爲難，君實一定很不利！

琳：那末你準備妥協了！你準備屈服了！姊姊！你這樣做，將來會後悔的！我看你還是把這封信給姊夫看，同時把以往的事實坦白地告訴姊夫，這並不是你的過失，完全是社會的陷阱，如果姊夫是個明白人，他一定不會誤會你的！

琳：妹妹！我沒有過激勇氣；我怕！我不敢同這殘忍反抗，我不能再忍受這社會的嘲笑！

琳：姊姊！你這種失敗主義的論調，是要不得的！爾爲玉碎，毋爲瓦全！你與其忍辱含垢地同劉裕昌妥協，不如犧牲一切來同他拚一拚！你同君實應該站在光明的一面，劉裕昌這些人是代表黑暗的一面，你同君實絕對找不出同他們合作的理由！難道你們願意同這些臭蛋同流合污嗎？

琳：妹妹，你的話是對的，不過——

琳：不過什麼？

璦：我……我……實在沒有……沒有勇氣告訴他……

璦：現在告訴他也不晚！

璦：（生氣）妹妹！你儘說風涼話！假使你是我，你就知道一個妻子是怎樣的心情，把這種話告訴自己的丈夫，叫我怎麼說得出口，是不是要顧慮一下，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會發生什麼影響！會演成什麼結果呢！

璦：姊姊！我很同情你，可是——

（老張持名片上）

張：太太，外面有一位姓劉的先生會您！

璦：好，請他進來！

張：是！（下）

璦：姊姊，等劉裕昌過來了，我要把他罵出去！

璦：妹妹！千萬別這樣，這樣到底不妥當！我看你還是進去吧！你在這裏恐怕不方便。還是讓我用軟話來懇求他的好。

璦：據我猜，是越發衍越氣！

璦：（惶遽地）快進去吧！他就要進來了！好妹妹！我求求你！快進去吧！

璦：姊姊！你決定軟化了嗎！唉！我就不管！（頓足下）

（老張引劉裕昌上後；下）

劉：（飄刺地）陳小姐，噢，我叫錯了。應該稱您一聲王太太！王太太，您好嗎？

璣：（勉強地）原來是劉先生，歡迎得很！

劉：真的嗎？您不討厭我到這裏來嗎？這地方我還是第一次來，當然，這是王局長王太太的府上，我們是組到這裏來真有些不配！要不是您寫信叫我來，我還不敢登門拜候呢！

璣：劉先生太客氣了！我們結婚的儀式很簡單，所以也沒有敢驚動您！真對不住！幾時我們再定個日子叫君實請請！

劉：那可不敢當！王局長還不把我一脚踢出去？說說您陳小姐，不，就說您王太太吧，恐怕也老早把我這些老朋友們扔在一邊了！

璣：（苦笑）那裏！這是劉先生誤會了，我們當然還是老朋友！

劉：（很快地拉出猙獰的面目）那末很好！我們應該談到本題了！你對於我信上的兩個條件，能不能接受，老實講！

璣：（央求地）劉先生，您的意思我很明白！您要君實同你合作，當然很好！不過，君實對於你們恐怕沒有什麼幫助。

劉：你以為他老實嗎？他同我們作起對來就不老實了！他要不同我們合作，就會妨礙我們的計劃！

璣：這一點，我可以担保，君實一定不會的！只要與他的職務沒有關係，他一定不會

妨礙你們的計劃！

劉：可是，我們的計劃與他們的職務就有關係！而且問題不該這樣簡單，不合作，就當作對；不作對，就得合作，決不能站在中間。我所謂合作，並不是要他不妨礙我們的計劃就算，而且要他實行我們的計劃！

璦：（抑制自己的憤感）我想，只要若實的力量夠得到，同時不超越他的本分，也許可以做得到的！

劉：（殘酷的）我老實告訴你，這裏用不着『也許』『只要』等等的字眼，幹的就是斬釘截鐵的事業！我們的計劃是合法的！犯罪的！可是！！（進一步，低聲）我們的計劃也能讓你們發財，讓你們享福！

璦：（低頭）我都明白！實在，你們的條件太苛了！

劉：（嘲笑地）怎麼？讓你們發財，讓你們享福，都不能滿意嗎？

璦：我們能發財！我們能享福！可是我們的人格，名譽，地位，統統喪失了！

劉：人格？名譽？地位？屁！有了錢，就有的人格，就有名譽！就有地位！就說咱老劉吧！出身是勳將兵，你是知道的！胡嫖濫賭，無所不為，光棍一條，沒有人格，沒有名譽，沒有地位！可是現在，誰敢不尊敬？誰敢不羨慕？誰敢不害怕？見了面，都得稱我一聲劉先生，人格有了，名譽有了，地位也有了，還不是因為我有錢，有了勢嗎！

璠：（憤慨爆發）不能！不能！我不能讓君實同你一道做壞事！

劉：好！請你想一想！你說這話，將來會不會後悔！

璠：我從不自私，你一定會同君實作對，一定會用種種陰謀來陷害我們！

劉：你明白就好！那末你不替君實，不替自己想一想嗎？你們的人格，名譽，地位，就統統都放在我的手裏！

璠：（發狂想）你們的惡勢力就能保持永久嗎？就沒有崩潰的一天嗎？等到你們惡勢力崩潰的時候，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看得見光明的！

劉：你說得很有理！那末我們再會！好，現在我再最後提醒你一下，不久王君實會連一接二地發生事故，這就是我們給他的警告！在你們後悔的時候，仍舊可以來找我，我仍然願意給你們幫忙！再會，王太太！

璠：（追上去拉住）不，劉先生，我們再商量一下！

劉：你是不是不肯讓王局長同我們合作嗎？

璠：即使我肯，君實也是不肯的！

劉：只要你肯同我們合作，不怕王君實不同我們合作。

璠：我答應同你們合作之後，你們真的可以不陷害君實了嗎？

劉：那時候我們是一條線上的朋友，還陷害他做什麼！

璠：（發誓）那末我答應你！

劉：（輕薄地）璚璚，你答應了嗎！那末你就是說我們可以維持以前的關係了嗎！

璚：（正音厲色）請你弄清楚！我答應的是專業上的合作，不是什麼關係不關係！我不懂我們以前有什麼關係！

劉：你不做我們以前有什麼關係嗎？那末我可以說得清楚些，就是我們今年中秋節上一夜時請你！（把一封信子，似笑不笑的）

璚：（氣憤地）劉先生請你不要這樣侮辱我，你要知道現在的陳璚璚不是一個月前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開玩笑的陳璚璚了！

劉：嗎！現在是局長太太了，是不是？不過要是我把你我的秘密在報紙上宣佈出來，王局長能原諒你嗎？社會能原諒王局長嗎？

璚：你儘管宣佈好了！那是你造成的圈套！

劉：中秋節的事就算是製造成的圈套；約我到府上同你見面的信，不見得不是你的親筆吧？

璚：這難道也算什麼把柄嗎？

劉：當然是囉！（掏出信來）你不是明明寫着：「請你在八點鐘左右到你家裏來，因為那時候看寶辦公去了。」你為什麼等王君寶辦公去之後，才約我到府上來會談呢？而況我們還有中秋節的那段關係！

璚：（伏在沙發上哭）你這魔鬼！你這魔鬼！

璵：(得意地，上去撫瑤瑤的髮)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你答應我，我不會給你宣佈的！好了，我還有別的事情，我們慢慢再商量吧！再會！(下)

(璵匆忙地奔上)

璵：姊姊！姊姊！不好了！媽昏過去了！

璵：(驚立)怎麼！怎麼！

璵：快去吧！快去吧！

(璵，璵同下)

(王君實同賈經理上)

賈：好久不到府上來，情形大不相同了！到底有一位賢內助，能把家裏的事情佈置得井井有條！你看，同樣的一個客廳，壁上加些裝飾品，廳內的傢俱挪動一下，立刻顯得別致多了！我們的王太太呢？不能讓我見見嗎？

王：老賈！你老是這種胡鬧脾氣！我同你商量一件要緊事，你先坐下，我們清靜靜地談一談！

賈：瞧你這份嚴肅的樣子，這事情一定不小(忽然正經地)不過，王局長，你用得着我的時候，就找我，用不着我的時候，就把我一腳踢開！你自己說，這樣夠不夠朋友？我不是傻子，要是你同我商量的事，有些利用我的意圖，那就趁早別提！

王：(甚窘，搓手)老賈，你太過分了！你就把我看得這樣一文不值嗎！

賈：（望望）那錢好！要只你這錢說我這朋友，就好辦！我吃實心眼的虧，吃多了！常常惹個「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你說冤不冤！

王：得了！得了！賈大哥，誰不知道賈大哥是好人！

賈：你別損我！誰不罵老賈是一個貪財卑鄙的勢利小人！

王：好人也罷，小人也罷，也許我以往跟你有點小過節，那末請你把牠忘了！我有一件為難的事，要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幫幫我忙？

賈：小王，我那次不幫你忙？不過你老把好心當壞心，所以我也就灰心了！好了！你就說吧！我大小給你拿個主意！

王：我想跟你通融一筆款子。

賈：什麼數目？

王：兩萬塊！

賈：（詫異）你要這樣大的數目作什麼？

王：你是知道的，瑞瑞欠你一筆債，我答應由我來償還……

賈：你已經還了我啦。

王：是！你別打岔！聽我說下去。這筆還你的款子是我從公家裏挪借來的，我本來預備等家裏的錢匯來之後，就把這筆窟窿補上。也許最近有點困難，這筆款子還沒有匯到……

賈：會不會你家裏現款有些不便呢？

王：這也許可罷！不過我家裏這財力是有限得緊，我想，國是還早會國來的。現在爲難的，就是這下清盤，這條公款，怎麼能清……

賈：因此你這公款，怎麼能清……？

王：對了！我就是這意思，務必請你幫幫忙！

賈：如果你家裏的錢不緊來呢？

王：那不會的！

賈：這樣說，沒有用，你一定要給我一種擔保！

王：我願意拿信用來担保。

賈：並不是我的條件太苛，因爲我也沒有錢，我只能介紹別人的存款轉借給你，所以不能不鄭重一點，最好你能拿具體的保證來擔保！

王：你要我拿什麼來担保呢？雖然有點產業，也在家裏，我自己又沒有積蓄，田單嗎？股票嗎？房契嗎？都沒有！我所有的就是我所認爲最寶貴的人格！

賈：（假惺惺）所以，小王，我從前勸你的話你總是不肯聽，做官自有做官的奧妙……

王：老賈，我們不談這些，你的奧妙我也知道，不過是叫我貪污舞弊，這何話我聽你講得多了，我要肯這樣做，早就發財了，還用得着跟你借錢嗎？

賈：哈哈！好的！好的！你很清廉，算我失言！那怎麼見，我也沒有錢借給你，請原

諒！（急走）

王：啊！怎麼！老賈，你就一點也不顧念我們的友誼嗎！

賈：我非常之想顧念我們的友誼，可是你老是給我下不去！

王：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處境見錢替請發表！

賈：發表了你也不聽，我又何必枉費口舌呢？

王：我要可以接受，決不拒絕！

賈：你還以為我會給你言上嗎？我完全是一番好意，你總是把好心當作惡意，所以最使我灰心！

王：（微笑）所以我說賈大哥是好人哪！

賈：我不管你是否由衷之言，反正我的心總要盡到。我先問你，你左說不肯貪污，右說不肯舞弊，請問挪用公款，算不算舞弊？

王：那是我不得已之舉，現在我不是正在竭力張羅嗎？

賈：假使上頭查到了，會不會原諒你這不得已之舉？

王：……………

賈：

沒有事……

我說，舞小弊也許犯法，舞大弊倒

王：老賈，算了吧！這種升官發財的心理根本要不得，你丟開我們的正題不談，儘東拉西扯地幹什麼！你到底能不能過融我這筆款子？

賈：瞧你又煩了不是？誰說我不肯通融？不過這筆款子是一個主兒的，你要答應同他合作，不要說兩萬，就是十萬八萬也不成問題！（擲遠一步）他現在正有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如果你肯加入，那末勢力更雄厚了！我擔保，這個計劃一定不會失敗！

王：是誰啊？

賈：就是劉裕昌！

王：劉裕昌這壞蛋，還辦得出什麼好事！總不過是那些出賣國家民族的企圖！他要我同他合作，不過是要利用我的地位。哼！難道我還肯跟他這種壞蛋合作嗎？

賈：是的，他想利用你，可是他也總破壞你！你要知道，他的勢力在這地方是相當利害！

王：笑話！他敢拿我怎麼樣，你想我會怕他嗎？

賈：（冷笑）王局長，你跟劉崇昌合作也好，不合作也好，也不犯着同我發脾氣啊！我們甘脆一句，你要借錢，就得同他合作，而且包你還有好處；否則，就難說了！不但款子無法通融，恐怕連你性命都有危險。這兩條路隨你選擇好了！

王：老賈！我很欽佩你！大有說客風度！（嚴厲地）不過，這一次，你的威名利誘的效果，恐怕太小了！

賈：哈哈！那末很好！算我自說！再見！不要傷了朋友的感情！

王：再見！

（老賈欲下時，夏明慌慌張張地上）

夏：（上氣不接下氣）局長！局長！不好了！我們第一倉庫着火了！

王：（着慌）怎麼！怎麼！怎麼會起火的？救熄了沒有？

（賈微笑，復坐下）

夏：救是救熄了，不過幾乎全部都給燒燬了！

王：到底怎樣起火的？

夏：這火起得很奇怪！據倉裏的員丁們說，他們正在吃飯，忽然發覺有焦糊的氣味，一股股的黑煙直往外冒，一查這煙的來源，是從庫房的門縫將縫裏冒出來的。打開倉房一看，已經滿倉房都是黑煙，一遇到流通的空氣，立刻就地完全噴出火苗來！趕快逃過搶救，已經來不及了！恐怕會具有很大的嫌疑……

王：這還了得！趕快把警隊長扣押起來！

夏：可是，局長，在慌亂中間，警員已經逃了！

王：（頓足）瞎！你們辦的什麼事！那末快去查明到底損失多少，一面報部，一面報警備部隊，嚴緝在逃的警員！

夏：是！是！可是，局長，還有一件不幸的事！

王：還有什麼事？快說！快說！

夏：我們運貨的汽車翻了兩輛，財物都翻到河裏去了！

王：瞎，怎麼不幸的事一起來呢？那末司機呢？

夏：司機一個受傷，一個逃走了。

王：你們怎麼辦的？

夏：已經派救濟車去營救，受傷的司機也送到醫院去了。

王：好了，你先回去吧！

夏：可是，局長，還有一件不幸的事！

王：（跳起來）怎麼！還有不幸的事！

夏：（嗚咽）科員的女人這兩天病得很重……

王：（頓足）咳！胡鬧！（焦急，自語似地）這一定是一種有計劃的陰謀！怎麼我聽聞了一會兒，就連一接二地發生不幸的事件！這一定是一種有計劃的陰謀！

賈：你才知道嗎？王局長，你現在可相信了我的話了吧？不過現在還來得及，我相信，這種不幸的事，惟有劉裕昌才能幫你的忙，問題就在能不能同他合作！

（王不語，來回走了幾步）

賈：（走上前，囑咐地）科員還有一件事要請示，就是本期的營業盈餘又該解繳了，可是上期的還沒有解出……

王：（截住他）好了，我知道了！

賈：是——是——可是今天部裏又有公事來催……

王：回頭到局裏去就辦！

賈：（諂笑地）是——是——科員還有一件事請求局長，科員的女人這兩天病得很重……按說科員在局裏多年，局裏的章程是知道的，這個請求照章似乎不合……

王：照章不合就不要往下說了！

賈：（假咳嗽）不過，科員的家累太重，現在的生活程度又高，每月虧空，再說科員服務已滿五年，伺候局長也兩年多了，雖無大功，也不無微勞可做，可是一直沒有加過薪，可不可以懇求局長栽培一下；可不可以……（假咳嗽）……可不可以加幾兩薪水……

王：（不耐煩，可也無奈何）好，這也到局裏再說！

賈……並且還打算借支一個月薪水，因為，因為，科員的女人病得很重……

王：爲什麼今天你對我有些要求呢？是不是因爲我挪借了上期的公款，目前又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你就對我存了要挾的心呢？

夏：（從懷裡掏錢的樣子）這種「官員」敢？實是因爲家裏有病入虧空太大，無法彌補！……

王：好！好！一盤酒馬路去寫罷！

（寫罷有哭聲，呼聲，王媽匆趕上）

媽：姑老爺！姑老爺！不舒了！您快去看看吧！我們老太太又昏過去了！小姐請您進去一下！

王：（驚慌）你先進去，我就來！

媽：那末您快點來吧！（急下）

賈：既然府上有事，我先回去我們的舉回頭再談！剛才我說的話請你多多考慮一下！

王：你先坐一下，我一會兒就回來；夏科員，你也等一下，我還有話要同你講！

夏：是！是！我來陪夏科員，您請吧！

（王點點頭下）

賈：夏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你是近遊得意吧？

夏：得意？還不是窮忙！忙了一個月，倒有三十天是半饑不飽！我的孩子又多，女人又多病，一個月至少一担米，現在一担米就得一百多，一個月的薪水光吃米還不

夠！……

賈：「瞎！你們都是傻子！光哭窮又有什麼用呢？還得想辦法才行！市面上的鈔票還少嗎？可惡你要不想辦法，這些鈔票不會自己跑到你衣袋裏去的！」

夏：「您說的話再透澈沒有！現在只有做生意最容易發財！可是我一無本錢，二無股東，眼睜這些鈔票跑進別人的衣袋裏，也只好嘆窮氣！您賈經理這樣的奸惡氣，世界上又有幾個呢？」

賈：「（拍夏的肩頭）老哥！不是我說你，做生意不一定要本錢；人家說，沒本錢的買賣，就以爲是做強盜，做小偷，其實不盡然！只要你會利用時機，不但沒有強盜小偷的惡名，反而可以增高你在社會上的名譽地位！只要心眼靈活一些，手腕圓滑一些，像我老賈的福氣又算什麼呢！」

夏：「（愛寵若驚）真的嗎？賈經理，那末請你指點指點，這沒本錢的生意是怎麼做法！兄弟如有寸進，決不忘您的提拔，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賈：「（得意的微笑）我介紹您一個朋友，劉裕昌，劉先生，您知不知道他？」

夏：「知道！知道！誰不知道劉先生的鼎鼎大名！他是很慷慨，很重義氣的！可是我還沒有機會同他接近過！」

賈：「只要你肯幫他忙，我相信他一定會重用你，你要同他接近，包在我的身上！」

夏：「我怎麼幫他忙呢？是不是一定要我辭了職，到他那裏去做事呢？」

賈：（拱手）不用！不用！這樣就壞事了！只要你隨時把局裏的祕密透給他，隨時給他生意上的方便，您知道，他是專做大批貿易運輸生意的！同時您能聽他的命令暗中替他做事，再設法叫您們王局長同他合作，那就不難叫您升官發財了！

夏：（懷疑地）他有這樣大的勢力嗎？

賈：你真是少見多怪！您們局裏最近連一接二地發生意外的事，您知道這是誰的主使？（上前一步）老實告訴您，這都是劉裕昌的主使！

夏：他爲什麼儘同王局長爲難呢？

賈：爲的逼王局長同他合作！能夠把王局長拉攏過來，他的勢力就更雄厚了！

夏：（得意忙形）一定遵命！一定遵命！那末劉先生面前請您替我說幾句好話，我不敢奢望，撈個三五萬五萬，足夠養老之本，也就心滿意足了！（拱手）一切拜託，請多

多關照！（脚步聲）

賈：（止住他）不要說話，王局長來了！（王神氣沮喪地上）怎麼樣！王局長，老本本不礙事吧！

王：（憂愁）恐怕希望很少了！夏科員，等會再給我送五千元來，仍舉在營業盈餘項下挪用一下！你的事回頭我到局裏替您設法！

夏：是！是！謝局長的體恤！栽培！款子馬上就送來，要不要招呼服務帶幾個公役來幫幫忙？

王：也好！不過現在先不必來，我的電話好了！

夏：是！是！科員就去辦！好！賈經理，我先走一步了！（鞠躬下）

王：老賈，你上次提過的王大夫，還在此地嗎？

賈：他新近從香港回來，又帶來了大批的藥品，你是不是打算請他來替老太太診治一下？

王：是的，請你轉約他一下好不好？

賈：他的架子很大，輕易不大肯出診的，不過想我一點小面子，也許沒有問題！

王：很好！很好！一切拜託！至於剛才談的事，容我考慮一下，再給你答覆！

賈：沒有問題！我們都是老朋友！等一下你決定了，就給我來一個電話！不過請你不要誤會，我剛才勸你的話，也許過火一點，實在是出於一番善意！

王：當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決不會誤會你的！轉約王大夫的事務必請你不要忘記！

賈：決不發忘記！我回到行裏，就同他通電話，現在正是他門診最忙的時候，無論如何要調正午甚至於到晚上才肯出診！喂，王局長，關於我剛才勸你的話，最好你能夠接受；劉裕昌那傢伙是不大好對付的！哈哈！

王：謝謝你的好意，我決定之後，一定給你通電話！你不再坐一會了嗎？

賈：不了，我行裏還有點事！王局長，我在行裏轉你的電話，心眼兒靈活一點，不成

太傷氣了！

王：好！好！不惹了！

賈：不要惹氣！再見！再見！

（賈下。王心事重重，猶豫不決的樣子。最後，坐在沙發上，抽煙，吐出長長的一口氣，濃煙像箭一般射入空中。停了半響，堅決的站起，以拳擊掌）

王：一定不能答應他！這樣仗威逼利誘的手段，樣樣都做到了！可是我王君實踐道真的不能把意志堅強一點嗎？（又坐下）可是，那筆公款又怎麼辦呢？上期的沒有解繳了，這一期的又該解繳了，瞎！我真恨，家裏爲什麼一封信也不給我呢？

（璐璐暗上，立在王的背後）

王：（沒有理會）而且，璐璐的母親恐怕沒有希望了，她的後事又得一筆款子！這個難關怎麼度過呢？……

璐：快不要胡思亂想了！我看你自言自語地，快發神經病了！

王：（驚覺）啊！璐璐！是你嗎？媽現在怎麼樣了？

璐：現在睡着了！可是呼吸很微，恐怕延遲不到一兩天！實，你還是把她的後事準備一下吧！

王：我已經告訴夏科員了！叫他再送些錢來，同時也請賈經理轉約王大夫來診治一下，大約下午就可以來了。

琳：(感激地)實：叫我怎麼樣感謝你呢？你爲了我的事，實在累得可以了！

王：您不應該說謝謝。你同我是什麼關係？你的媽就是我的媽，你的事就不是我的事嗎？

琳：所以您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我替你這幾天的心，實在太重了！這都是我害你的，叫我怎麼能對得住你呢？

王：快別說這些話！只要你快樂，我也是快樂的！琳！我最愛你的笑，你笑起來最媚，您對我笑一笑吧。您不要這樣緊蹙着眉頭！

琳：我笑不出！

王：不！你一定得笑！

琳：(勉強笑了一下)這樣總該可以了吧？

王：不行！不行！不是這樣笑！這樣笑太勉強了！

琳：(恨得笑起來，打了王一下)真可惡！你要我怎麼笑才行呢？

王：(拍掌)對了！對了！就是這樣笑！

琳：(斂住笑容)實，別鬧了！到底同實經理剛才談得怎麼樣了？

王：精得很！這傢伙太利害了！他的條件是要我同劉慕昌合作，一同做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

琳：(失望地)怎麼到處都有劉慕昌的黑暗或陰影在裏面呢！

王：豈止一個劉裕昌！社會上千千万萬的劉裕昌，大的劉裕昌！小的劉裕昌！劉裕昌

不過是中了社會上這毒的一俱夥了！

璠：那末你答應了嗎？

王：你說我應不應該答應呢？

璠：我：我說不出……當然你不應該答應，不過你得預先計劃一下，拒絕之後，他們會用什麼手段來對付你，你用什麼方法來對付他們！

王：只要我站住腳步，他們的種種陰謀我都不怕，可是我……

璠：對了！你虧空的公款怎麼彌補呢？

王：所以！只要家裏能把款子匯來，一切難題就都解決！

璠：可是你不要忘了他們還會破壞你的名譽地位，你這幾天局裏的一切，都得小心防

範一下！

王：（愕然）怎麼！你知道局裏發生變故了嗎？

璠：（也愕然）怎麼，真的發生變故了嗎？

王：是的！這一天之內，連一接二地發生不幸的變故！可是，你是不是預先已經得到

一些情報呢？

璠：（頓足）劉裕昌這傢伙，簡直是我們幸福前途的黑影！

王：你是說這些都是劉裕昌手裏的嗎？可是你從那裏得到的這個消息呢！

王：這是劉裕昌親口說的！不！我不過這樣揣度罷了！誰知道居然成了事實！你不要問我，我難過極了，我怕我們將來會發生比這樣還要惡劣的結果！

王：（滿腹疑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最近同劉裕昌見過面，或是劉裕昌有威脅你的行爲呢！

璠：（情急地）沒有！沒有！都沒有！你不與胡猜！不過你一定要提防他，他什麼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來！實！請你相信我，我的地位，名譽，生命，都不緊要，因爲老早就已經喪失過了，現在的是由你重新給我的，可是你的地位，名譽，生命，決不能讓牠受到絲毫的損失！

王：（揮揮的手）對的！我要同劉裕昌合作，就會喪失我的地位，名譽，生命！

璠：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假使你不同劉裕昌合作，他會破壞你的地位，名譽，生命！

王：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我向劉裕昌屈服，要我同他妥協了！

璠：（爲難地流下淚來）唉！叫我怎麼好說呢？難道我真會昧着良心勸你向我們的仇人屈服，同我們的仇人妥協嗎！

王：璠！不要難過！我們還沒有失敗，我想這兩天內，也許就是今天，家裏的款子應該到了！

璠：這倒希望恐怕也銀鈔茫罷！

王：總比完全失望要好！

（老張持電報上）

張：老爺！您的電報！從您家裏來的！

王：（喜歡地跳起來）真的嗎？快拿來！

張：不，老爺，請你先在收條上蓋個章！

王：你把電報給我好了！

張：不，送電報的還在門口等着呢！

王：你把電報同收條一起給我，我蓋章就是了。

張：（把電報遞過去）收條就貼在電報封套上，可是您不要只顧先看電報，把蓋章的手

續忘了！

王：真暗嘛！拿來吧！哎喲！我的圖章不在身上，簽個字吧！

張：那皮碼了之本，把電報送到別處吧。

王：胡說！你這就給我送來吧。

（把電報遞過去後，張就走了，王就坐在桌前，手扶頭。）

王：怎麼啦！怎麼啦！電報怎麼說的？（一面跑過去扶王肩頭。一手去拿電報。）

王：完了！完了！我的家給炸光了！這是我弟弟來的電報，（站起，指點給張看）你看，他說，昨敵機狂炸，家產俱毀，母妹負輕傷，父急成病，望匯款接濟。我知道

一定有意外，現在叫我怎麼辦呢？

璿：爹！你先不要着急！着急也沒有用，鎮靜一下，我們來商量一個辦法。

王：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好商量呢？

璿：你聽我說。我有一個意見，你看如何？（沉痛地）我是一個不祥的女人，自己遭遇了不幸還不夠，同時害你也遭遇了種種的不幸！你所遭遇的種種的不幸，都是由我而起的。我希望你還是把我放棄了！你何必要我這不祥的女人來牽累你呢？我想恢復到往日的的生活環境，索性讓我沉淪下去，直到我呼吸到最後一口罪惡的空氣為止。這樣。我們想到裕昌不會再來逼你了。這個痛苦的果子應該由我一個人來吞吃下去！

王：你瘋了嗎？這個責任當然應該由我來負擔！一切痛苦當然由我來忍受！我決定了！爲了你，我願意犧牲一切，甚至叫我同劉裕昌屈服，妥協，都可以！

璿：不！不！你一定不滿意！你不能爲了我做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

王：在國家民族面前彷彿還存在着劉裕昌這些毒菌以前，我沒有法子抵抗這些毒菌的侵襲！那時經過些毒菌清除之後，我願意受國家民族嚴厲的裁判！

璿：可是你這樣做，更加深了我的罪惡！

王：我決定了！你不翼帶！（跑到電話機旁）我要四四六五！你是國華銀行嗎？我請買經理德電匯……喂，你是買經理嗎？我是君寶，我告訴你，你的條件我完全接受……

，請你立刻開一張三萬塊錢的文票來……因為我臨時又發生了一筆急需……怎麼？劉先生也在這裏？要同我說話？好極了……劉先生嗎？我願意同你合作，聽從你一切意思……款子沒有問題嗎？那好急了……怎麼？明天請我們吃飯？那不敢當……好！一定聽音！我叫她也去……明兒見。（放下耳機，對瑤）劉裕昌明天請吃飯，也請你。

瑤：實，你真的對劉裕昌屈服了嗎？

王：不屈服又有什麼辦法呢？

瑤：（幾過地）我……

王：明天的宴會你不去？

瑤：（難言的矛盾）唉！……

王：我看你還是去一趟吧。

瑤：（悲憤地）這樣的命運！這樣的人生！我們要上進，我們要求光明，可是到處的陷阱，到處的荆棘，仍然把你打落到黑暗裏去！是的，我們是注定了在黑暗裏！生活的，剛剛看見一點光明，就被黑影遮住了！我要縮短我的生命！我要摧毀我的青春！我不願呼吸這罪惡的空氣！（伏在沙發上太息）

王：（扶瑤的肩，聲楚地）瑤！光明終於要來的！等到社會上的毒菌完全肅清了，光明就來到了！也許我們還來不及趕上光明的時代，也許我們會跟同毒菌一起被光

明所消滅，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子孫一定能享到光明的幸福。你忍耐着吧！

(幕下)

第四幕

登場人物：王媽，陳鳳環，陳碧珍，李媽，王君賓，老張，劉格昌，賈作新，麻子阿金，夏明，鍾觀密，警察。

佈景：同第三幕，但比第三幕更富麗。

(幕啓時，佩伏在桌上寫什麼東西，王媽抱着一個剛滿月的嬰孩拍着拍着，嘴裏唱着不成調的催眠歌)

媽：天氣真熱，這早晚就該下雨了。

佩：(放下筆，把披衣夾的頭頂用手撥撥向耳後去，用手帕拭了拭額角的汗)已經陰歷七月了還這樣熱；再不下雨，這米價實在漲得太可怕了。

媽：說起米價，跟那事那事，二小姐，我記得像您這樣大的時候，鄉下的米才賣到千把個銅錢，且，說說四年前那地，也不過五六塊大洋一担，去年這個時候，還不過百多銅，已為天家收買，今年又漲到二百多，這些種田的鄉下人真該發財了。

佩：種田的人發財？發財的才輪不到種田的呢。米價漲到二百多的時候，糧食早就

在種田人的手裏了。

媽：聽說這兩年的收成還不壞，這些米都到那兒去了呢？

現：還不是給奸商們囤積起來了；他們不顧一般人的死活，單得等價錢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才肯放賑似地放出一些米來。

媽：（上前，低聲）聽說姑老爺同賈經理劉先生這幫人也在合夥做囤米的生意，是真的嗎？

現：你聽誰說的？

媽：外頭的人都這樣說，都拿話去惹他的發話。

現：（沉思地）唉！還不是真的！

媽：二小姐，那你不勸勸他嗎？賈經理劉先生這幫人可不是好東西，你記不記得去年中環那場事？他這人！姑老爺怎麼會同這些壞蛋們攪在一起！難道他就忘了去年那場事嗎？我說，大小姐怎麼也一樣不想，好像同他們也很合得來似地！現：叫我怎麼勸呢？勸過他們幾次，總不肯聽！不過，也不能完全怪他們，他們是一步步給逼的，同他們的良心，真不願同這些壞蛋攪在一起。你知道，他們

不但做國米的生意，還有租地蓋房的那種做。一個人中了人家的圈套，就越收越緊，越陷越深了。

媽：既不短吃，又不短穿，怎麼會受了這，中了人家的圈套呢？是不是經理劉裕昌這些壞蛋們逼的？

璦：不是這些壞蛋們還有誰？這些壞蛋們的手段又毒又辣呢！奶媽，你不知道這內中的底細，我是都知道的，這個底細說來話長，我真不願意說，反正他們現在是騎虎難下，只好這樣混到底了！你不看我姊姊近來的態度都反覺了嗎？

是啊！我正是要說，我真替大小姐擔憂！她病根兒很深了，可是還是整天喝酒抽煙，打牌熬夜，深更半夜地回家，老晏才起身，花錢也沒有節制，錢倒是小事，可是自己的身體要緊啊！還常常哭一陣笑一陣，簡直變了一個人了！大夫叫她少喝酒，少抽煙，少熬夜，她只當耳邊風！專同自己身體作對，能怎麼體貼，就怎麼體貼！您知道，今兒早上她吐了兩口血，還瞞着姑老爺，自己趁強，要替小寶做滿日，剛吃過午飯，就在大裏太陽地裏出去買東西。勸勸她，就嫌我絮煩，我想起來真夠傷心的！（拭淚）

璦：所以，我在這種苦悶的環境中，實在就不下去了，我對不慣這種頹廢的不調和的生活，我要離開這裏，換一換新鮮的空氣。

媽：（着慌）二小姐，你說什麼？你是不是說要離開這裏？

璵：是的，再過不了一個月，就要開學了；我打算轉學到別處去。在這假期中，我已經約了幾個同學，參加社會服務的工作。

媽：什麼收灰夫？你是不是說打算離開你姑姑我呢？

璵：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就是走了，也會回來的。

媽：奶媽算不了什麼，可是自從你們媽媽死了之後，只有你們姊兒倆是親人了。

璵：（笑起來）我還不走哩，倒害得你眼淚撲簌的。你可不要把我要走的消息告訴姊

夫同姊姊啊！

媽：二小姐，我看您還是不要走。有您在這裏，也好勸勸你姐姐，替她照顧照顧家。

璵：好了，好了，我不走。（嬰孩哭了）小寶大概餓了，你抱進去喂他點代乳粉吧。

（王媽抱嬰孩下。外面瑤瑤的聲音：「老張，老張，李媽，李媽，都死光了嗎？替我來拿拿東西啊！」）瑤瑤緊把寫的東西塞在袋裏。瑤瑤上，臉色蒼白憔悴，新燙頭髮，服裝華麗，憑着人工的修飾，顯出一股精緻的美。李媽提物隨後）

璵：姊姊，回來了嗎？怎麼？你新燙的頭髮？

璵：是的，你看這樣式好不好？（隨說隨坐下）

璵：怎麼？你還買了這許多東西？

璵：這還多嗎？小寶的生日，當然得給他買一點東西。（對李）你這東西放下，替我拿一瓶冰鎮的葡萄酒來，再把電扇打開，這天氣真熱！

李：這兒，太太！

璵：歸功，醫生不送不送，你喝嗎？你又喝酒！

璵：管他呢！這醫生的話就會攔扯死了。

璵：可是你自己的身體緊緊！你有病，喝酒食涼豈不是宜做！

璵：我們的生命是殘廢的短促，不在這短促的期間，儘量享受一點，就來不及了。

璵：這豈不是享受，還是摧毀你自己的生命！

璵：（接過李媽遞給她的酒）你以為你姐姐的生命是可珍貴的嗎？

璵：姊姊！你還年輕，你還有許多事要做！

璵：（狂飲酒）噯！痛快！（把酒盃猛放在儿上）你姐姐已經不想做那些有價值的事

了！（脫鞋）李媽，你去把我房裏的拖鞋拿來！（搜着腳趾）這雙皮鞋真不合適，

擠得腳趾頭生痛！

李：是了，太太。（從內室下）

璵：看寶還沒有回來嗎？

璵：還沒有。

璵：小寶呢？

璵：老奶媽在裏面喂他吃代乳粉。

璵：老奶媽年紀大了；換說小寶該我自己領才對，可是我受不了這些麻煩，還是保一

個奶媽吧。

琳：姊姊，你這是很不足補有餘，拿別人的痛苦來滿足自己的享樂！

琳：（拍煙，笑）你瞧我個二小姐，信信成了舊呆子了！你打開那個盒子看，那是我替小寶買的一頂帽子，一件金綢的衣服；那個小盒子是一條金鍊，一把金鎖。

琳：現在金器不是不值錢了嗎？

琳：是呀！這是一家私藏的銀錢，還是好大的財寶，才像做兒給我的，總算還便宜，算我八百換……

琳：姊姊，這是違法的！

琳：我知道，可是誰去告發呢？

琳：你損害了國家民族的利益！

琳：那我可管不着——李媽，你怎麼這樣慢啊，拿雙拖鞋這難嗎？

李：（在內應）來囉！來啦！

琳：可是，姊姊，……

琳：（躲開她的詞鋒）你替姊姊把那大包的東西打開，那是衣料；我還替你買了一件，

你看看花樣合意不！

琳：我不要看，我不要！

琳：聽你這倔強氣！

李：(拿拖鞋上)太太，您的拖鞋真不好找，一隻在床底下，一隻在檢妝台旁邊。

璵：胡說！那一定是耗子拖的。(換鞋)你把這雙皮鞋拿去擦擦，拿到外面去擦。今天

是小少爺的生日，回頭還有客人來，知道嗎！

李：是了，太太。(收拾皮鞋下)

璵：(沉痛地)姊姊，你完全改變了，你不是從前的姊姊了。

璵：對了，從前我是一個傻子，現在我聰明了；從前我是痛苦的，現在我可幸福了。

璵：可是，姊姊，請你不要忘了瑪麗死時的話，她說，「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辱

沒了死去爸爸的光榮！」姊姊，你現在這種頹廢放縱的生活，也辱盡了做人的責

任嗎？

璵：我是從痛苦中奮鬥過來的，我想我享幾年福也是應該的。

璵：可是你知道享受的來源，從那兒取給的呢？

璵：女人結婚後的享受當然應該由男子來供給。

璵：你知道君實供給你享受的來源又從那兒取給的呢？

璵：那我可管不着！

璵：那末你們一天到晚同處此侮辱你，壓迫你的實在新，對浴島們混，你也可以過

受得嗎？

璵：只要對於我的享受有幫助，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你難道認為這樣頹廢放縱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幸福，連一點點的痛苦都感不到嗎？

（終於支持不住了，淒痛地）啊，妹妹，你的話使我感動！老實告訴你，你難道真的以為我把這和生活當作一種享受嗎？錯了！完全錯了！我是用牠來消磨我的青春，摧毀我的生命的！我從前追求着的一種渺茫的幸福，現在看來，只是一種迷夢的幻想罷了！我要追求光明，我要上進，可是得到的是陷進更深一層的黑暗！我以往的奮鬥你是知道的，可是奮鬥的過程怎樣？奮鬥的結果怎樣？害了自己不算，還害了君寶，因此，我不能不自暴自棄，我沒有勇氣再去追求光明的將來，我只好暫時抓住這黑暗的現實！

現：你不能再提起一些勇氣來前進嗎？你不能用你奮鬥的精神繼續衝破現實的黑暗嗎？

（又燃起一枝煙來吸，吐出一個個煙圈）你姑姑沒有用了！你是存希望的，還是把你姑姑留在這黑暗裏面，把她當做一具沒有靈魂的尸體呢？

（壓低哭聲）

小寶哭了，我躲進去了。（趨內室）

（慢慢走到另一邊的沙發上坐下）我簡直不能再忍受下去。我決定馬上離開這裏

（趨內室）

(王君鬚鬚，還是不改那精明的風度，但臉上充蕪了沉痛酒色的頹喪神氣。並且掩不住內心矛盾痛苦的痕跡)

主：珮妹，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妳姊呢？

珮：(站起)姊姊在後面。

主：天氣很熱，好像要下雨，可是又下不了。(脫上衣，遞給隨着進來的李媽)

珮：不過，我想這場暴風雨終於會來到的！

李：老爺，冰箱裏有汽水，也有西瓜，您要嗎？

主：等一等再說。

李：等一等也好，走得溼熱地，猛一下拿涼的一激，也不受用！

主：這一大堆東西，又是你姊姊買的把？買來了就在客廳裏一放，李媽，把這些東西

放在後面去。

李：是。(捧東西進內室)

王：珮妹，你的臉色為什麼這樣難看？有什麼不舒服嗎？

珮：因為天熱，有些頭痛。

王：那末你去歇歇吧。

珮：不，我想同您談談。

王：談談也好，我也正想同您談談，也許談談會把你的頭痛治好了。

璵：從別處的地方來嗎？

王：是的，不過不是從局子裏來。

璵：我……，難道除了局子之外，還有別的地方辦公嗎？

王：當然，就像俱樂部，旅館，飯館，夜花園，朋友家……都

璵：那末辦的又是些什麼公呢？

王：比仿說，打牌啦，喝酒啦，聊天……都是！

璵：照你這樣說，你的公事實在太多了？

王：可不嗎？簡直是「晝夜奔忙」！

璵：小心點，不要把你忙病了！

王：（開玩笑），忙病了，你心痛嗎？

璵：哼！我心痛得着嗎！怕的是國家民族會替你心痛！

王：別，二小姐，您生我的氣嗎？

璵：豈敢！不過我要請教您，王局長，你辦的這些公到底對國家民族有什麼意義呢？

王：又是國家民族！我最怕聽這個大題目！

璵：這可沒有辦法，誰叫您是民族的一份子，又是國家的公務員呢？

王：三小姐，我們換個題目談談好不好？

璦：那末我們該談過去的回憶，怎麼樣？

王：這倒真就沒有得多了。

璦：你記不記得去年的中秋節？

王：當然記得，在去年的中秋，你演了一幕很動人的喜劇。

璦：不，與我是沒有關係的。我問你記不記得你自己說的「你對於工作的那種緊張情緒；你又對我說，有千千萬萬的病菌隨着膿血蔓延開來，那些病菌會毒化你的心理，只有剛毅堅定的意志，去忍受痛苦，才能肅清這些毒菌……」

王：即使我記得，又怎樣呢？

璦：可是，你又說，你缺乏一些抗毒素，我姊姊也是……

王：璦，不瞞你說，這假期同樣地不能使我感覺興趣。

璦：這不是什麼興趣不興趣的問題。君實，我看你的確缺乏一些抗毒素，你已經中了

那些毒菌的毒，你已經成爲這社會腐爛的分子。

王：我猜你又在這裏演戲了，緊不，就是這裏作一篇社會教育的演說。

璦：君實，任你怎麼諷刺我都可以，不過請你不要傷我太太的心。我希望你從今以後，

始終對你的家庭，忠誠到底，那末你仍然不失爲一個人格健全的人！

王：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愈演我毒菌的工作並不容易，我想還是留給別人去做吧。

他還有一個做這工作的人：這我一起瘋了，我也甘心的。至於現在，我仍
然需要一些幹勁的既醉！

王：這毒酒遲早要被清淨的，「你忘了自己這句話嗎？」

王：至少目前還沒有這種預兆。

王：外頭的人都罵你是貪官污吏，難道這不是一種預兆？

王：這並不能損害我的實利。

王：你良心上的責備，難道也算不得滅亡的預兆？

王：我可以用煙酒的刺激來麻醉牠。

王：（悲痛地自語）簡直無可救藥了？他們都是一樣的，一經地無可救藥了！

王：現，我的話的確傷了你的心，可是我對你講了實話，你又能幫助我些什麼呢？難道你以為我的本性就這樣下流嗎？我決不甘心同我們的仇人同流合污，我決不願意去做這種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可是，完全沒有用！有些惡勢力不許你上進，不許你追求光明！那末，索性讓我陷落到黑暗裏去，陷得越深越好！反正光明對於我是沒有希望的！我憤恨，我懺悔，又有誰來了解我，同情我，幫助我呢？

王：這也能成為理由嗎？只要你能夠憤恨，能夠懺悔，能夠把自己從黑暗中救拔出來，我們當然可以了解你，同情你，幫助你；但是你事實的表現，並不這樣，又怎麼能要求社會了解你，同情你和幫助你呢？

（瑛瑛抱嬰孩上）

瑛：阿環又在發什麼脾氣？（對君實）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君實微笑，瑛瑛決絕地跑回內室。瑛瑛望着瑛瑛的背影，又看看君實的臉
皮。）

瑛：到底怎麼回事？

王：我們的行為刺傷了瑛妹的心。

瑛：（凄楚地）不但刺傷了瑛妹的心，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也未嘗沒有刺傷吧？

王：（偶然）我們自己的心老早就麻木了！

瑛：實，難道你就甘心這樣陷落下去，一點也不想掙作一下嗎？

王：你自己又怎麼呢？

瑛：（看看嬰孩，又望着空曠的遠處）我的希望，就寄託在這孩子的身上！

（老張由外面持信上）

張：老爺，這是二小姐的一封信，叫我送給您的。

王：（接信）二小姐剛才不是還在這裏嗎？

張：她剛出去，手裏提着一隻小皮箱，說是到同學那兒去的。

瑛：阿環這孩子也多事，到同學那兒去，說一聲好了，還寫什麼信。

王：（對瑛）好了，你出去吧。（僕應聲下。王拆閱信）啊！她走了！她走了！（要

（進出來。）

璩：（立住他）什麼！誰走了？

王：琬走了！

璩：她走到同學那裏去的。

王：不！她走了！她說，在這苦悶的環境中忍受不下去了，她已經約了幾個同學，參加社會教育的工作，她要加清社會上道德的病菌，她要做一個人類道德上的醫生，她要用演劇宣傳來作為肅清病菌的工具，她要奮發熱忱引起社會的同情！她說，如果社會上的毒菌一日不肅清，她就一日不回來！

璩：啊，琬！（沉痛地）不過，她是有希望的！

王：（要追出去）她去的也不遠，我們把她追回來吧！

璩：不要追她，讓她去吧。她的精神是多麼偉大！我們是不配勸導她的！讓她去履行這個高尚的志願吧！也許她能為我們墮落的行：贖罪……（但忍不住流下淚來）……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不久會來到的光明，她好像穿着潔白的衣服，帽子上有一個鮮紅的十字，可是她的工作，是加倍艱難的肅清這等上窮菌的工作……（感情抑個不住了，仰坐發沙發上哭泣。王拖着兩條沉重的腿下意識地踱着。）

張：（進來）劉裕昌來了。

（瓊瑤趕緊拭淚，立起身來）

王：請他進來吧。

劉：（進來）還用請嗎？你不請，我也就進來了。（拱手）王局長，王太太，恭喜！

瓊：（不待不周旋）劉先生，請坐。老張，你去拿兩瓶汽水，再去開一個西瓜來。

張：是。（下）

劉：怎麼？王太太，你眼睛紅紅地，剛才哭了嗎？

瓊：沒有；剛睡過午覺，起來揉的。

王：天氣熱，寬寬衣吧。

劉：好！（把長衫脫下，遞給王，王拿來掛在衣架上）日子過得真快，想不到你們結婚
（不到一年，小寶兒就滿月了。（跑到去看瓊瑤手裏的孩子）

瓊：（笑着大笑）劉先生你這孩子真乖？

劉：（笑着）這孩子真像我的兒子！我看他眼睛像你，鼻子像你，假！，哈哈，老王，……我
（不說……）

王：（又假認真，又假開玩笑）小心一點，我一拳能把你打一個跟頭！

瓊：哈！你倒倒一見面就開玩笑，說話正經的好不好？

劉：說正經的，這孩子真像我的乾兒子？

遊：還還像一何人罷！

劉：乾老子沒有別的，咱們就乾折了單！（掏錢）這是一百塊錢，就原封我乾老子的見禮。

遊：哎哟，又要乾老子破費！

劉：不算什麼！喂，她子，你說你替我作媒，作能怎麼樣了？

遊：急什麼！等上那兒就有合適的？

劉：合妹就是那兒的。

王：老劉，爲不恰她咬你的手指嗎？

劉：（接楚地）我妹妹嗎？她走了！

王：她到那兒去了？

劉：她去參加社會服務工作了。

王：現在的女孩子們儘愛出這稱風頭，大穿太陽，不在家裏享福，滿處亂跑亂跑，明得漆黑，不其傻嗎？

遊：（開玩笑地）你看我們李媽怎麼樣？她才二十六歲，白白生生，俏俏伶伶的？

劉：是不是在外面擦皮鞋的，兩眼睛很風騷的那個？

遊：對了，就是她。

王：老王，你真是走桃花運，有這樣漂亮的太太，又有這樣漂亮的小媳，再離上這

一個漂亮的小老媽！你統一個分給老劉，也不枉我們是打出來的交情啊！
王：你別胡說！

張：（端西瓜汽水）賈經理也來了。

賈：（笑着進來）誰是打出來的交情？

劉：老賈，你來評評這個理，我同老三是打出來的交情……

賈：可是也虧得我老賈來拉攏。

劉：你別打岔！老王有有三位漂亮女人陪着他，讓他分給我一個也不算過分吧！

賈：那末最好三三三十一，沒有便宜，沒有吃虧，公平交易，三位一體！

張：你們少在這兒撒野好不好？

賈：（吐吐舌頭）嫂子，我還沒有跟你道喜呢，讓我來看看你們這位小寶寶？

劉：就這樣容易給你看嗎？你的見面禮呢？

張：誰不知道老賈是一錢如命！

劉：那末，老賈，你省倆錢，還是不娶看吧。

賈：你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

劉：多管閒事？你打聽打聽這孩子管我叫什麼！他是我的乾兒子，我不管？

賈：真的嗎？那末你們的關係更深一層，我們的合作也更能團結了？真是雙喜臨門，

莫不可對口哈哈！

王：瑞，你把孩子抱回去，我們該談一談正經事。

（瑞從劉懷裏抱過孩子，進內室）

王：老賈，這兩天的消息怎麼樣？

賈：消息很好，米價一天天地漲，公家一個勁兒平價，我們的利錢也一個勁兒往上加，這兩天又不下雨，我看總可以漲到這個數兒。（伸出三個手指）

劉：怎麼？可以漲到三百塊錢一担嗎？

賈：你們試試老賈的眼光吧！現在我們手倉囤是兩萬担，在囤的是一萬担，繼續在四鄉販買的大概也有一萬担，這個利息也就可以見了！

王：不過最近市面上的米價很嚴重，常常發生搶米的事情，對於我們不會有什麼意外吧？

劉：這個完全包在兄弟身上，這一點小事情辦不好，還罷當兄弟這份差事嗎！當兄弟這份差事，仗耳目靈通，武力充足！

賈：說真的，老劉，我們走私出口的一批糧食，你辦得怎麼樣了？

劉：這幾天就快出口了。你不知道，沿海一段運輸最困難，老王說糧的運輸工具還不夠用，雖然有護照，到底要費一番手續，不能過於明目張胆了。最近還有大批私貨進口，打算運到內地去，老王，你到底能撥給我多少輛卡車？

王：卡車可以撥給你，不過汽油太困難，你有辦法弄到嗎？

劉：汽油不成問題，老賈，我們去年不是還存着大批汽油嗎？

賈：大概萬把斤命還有。

王：還有輪胎鋼板也需要補充，那條公路路基太壞了，公家五十輛卡車都不大敢過。

劉：那都管辦，你把五十輛卡車完全交給我，一切都不用你管，還可穩那是我的。

賈（指起大拇指）：還是你們劉大哥痛快！有擔當！有辦法！老王，我替你拉攏劉劉，友木會糊吧？

劉：那是自家弟兄，還有什麼說的！

賈：真是也別小看我劉這位小兄弟，他真夠精明的！去年聽了錢觀察的話，有些憤氣，開口國家民族，閉口國家民族，其實要顧到國家民族除非喝西北風！現在除了商人以外那個不叫苦連天？可是光叫苦有什麼用，還得自己想辦法！夏明聽了我的話，已經覺得很不錯了。老王，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王：我們現在先不談這些；我覺得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社會上的輿論對我們攻擊得很利害！

劉：老子不怕他們，把老子惹翻了，叫幾個小流氓去搗他們的蛋！

賈：社會上的攻擊不怕他，只怕上頭派人來查，就麻煩了。

劉：麼不，暗料大大地管他一下，撈一個飽，走他娘的！在香港上海一住，查他娘的

爲！

買：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可是我們現在資金都變成了存貨，這博不能變粉，存貨一時不能脫手，這個風聲驟傳了出去，我的銀行單被擠兌提款，加就完蛋！

劉：現在市面上米糧既然短缺，我們就不要再等漲價，趕緊把牠脫手吧！

買：這似乎太可惜了，眼看煮熟的鴨子，不能讓牠飛了！

王：這兩天的風聲很緊；我看，所有我們的存貨還是趁早設法脫手吧！

（電話鈴響，買隨手拿起耳機）

買：此地是王公館……我就是，你那位……聽不清楚，慢點說……你是馮襄理嗎……

什麼……格兒……沒有暴徒搗亂……有多少人……幾千……趕快把鐵門拉上……怎麼？鐵門都拉不上了……精透了！快趕你打電話到警察局請派人員彈壓……什麼？米倉也給查封了……真糟！好！我就回去……回頭見！（放下耳機）

劉，王，：什麼事！什麼事！

買：真糟！真糟！一切都完了！我趕快得回去！

（跑到門口，麻子阿金自外奔入。互碰，買不顧，奔下）

金：老劉！老劉！不得了！我們的貨物半路走風了，同殺警衝突起來，開丁火，我們弟兄傷了好幾個，氣去好幾個，貨物也給那幫狗子扣住了，您趕快回去勸解勸解吧！

劉：（跳起來）什麼！你們辦的什麼事！

金：這不能怪我呀！這樁實事關係太重大了！連長官都那樣注意我呀！
翻：這是從那兒說起！個個的事一起來！好了，我就去！老王，再見！

（同麻子阿金下）

王：（起立，來回踱着，忽然想起打電話）喂，我要三八一四……你那裏？專賣局嗎？
？我是局長……什麼！除了我王局長還有別個局長嗎？……夏科長在嗎？……出
去了？到那裏去的……不知道？簡直吃飯不管事！（把耳機放下）

（外面的烏雲越推越密，暴風雨的徵兆已經來到）

王：這場暴風雨終於要來了！

夏：（挾一公事包，匆匆上）局長，您沒有回去？這事情太嚴重了，科長不敢作主，
特地來請示怎麼辦？（打開公事包，取出公事）

王：你就說吧，還檢什麼公事！

夏：是！是！（走近一步）這事情太嚴重了，上頭派鍾副處來審查，並且鍾副處已經
審查了好幾天，一切證據，恐怕都已經查到，這件案子牽連得很多，上頭會開有
關各方面，都主張嚴辦，今天請到公事，上頭派鍾副處來處理這事，我看局長趕緊
想想辦法吧！

王：鍾副處到過局裏沒有？

夏：今天早晨來過一次。沒有說什麼話。

王：（沉思）好了你先去吧。

夏：是——是——（欲公事包欲走）

王：夏科長，今晚有飛香港的飛機嗎？

夏：局長，今晚剛好有一班飛香港的飛機。

王：你趕快替我設法兩張飛機票。

夏：是，是——不過這回恐怕很困難。

王：要兩張弄不到，一張也可以了。

夏：是，是，馬上就辦——局長還有別的吩咐嗎？

王：你關照他們趕快辦交代，我馬上就去，一切帳目，趕快清理一下，能辦成的就辦

縫，能辦塞的就辦塞，一切統統偏勞你了！

夏：是，是，馬上就辦！（鞠躬下）

王：（向內室喊）瓊瓊——瓊瓊——快來！

瓊：什麼事啊？小寶剛睡着！

王：你來就是——我常常有事！

（瓊衣衫不整，兩眼惺忪，自內室出）

王：老劉老賈怎麼都走了？

瓊：瓊，趕快收拾箱子，今晚也許要飛香港。

璚：爲什麼忽然要飛香港呢？

王：因爲有必要。

璚：（看王半晌）實，我知道了，你不用瞞我，這個日子到底來到了，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話，你願意受國家民族嚴厲的裁判！

王：可是我不願意那幫壞蛋們偏袒，而我單獨受到法律的裁判！

璚：這個日子已經來到，他們不會漏網的！

王：我還要到局裏去一趟，回頭再說。（匆匆下）

（璚在廳內坐立不安，徘徊半刻，僕上）

張：太太，鍾觀察來了。

璚：（驚喜）快請他進來！

張：是。（下）

（僕引鍾觀察上，鍾的精神風采仍和一年前一樣，身段更顯得壯健，態度更顯得沉着了。）

璚：（起迎）鍾觀察，我們一年不見了。

鍾：可不是嗎？在這一年中，發生了多少的變化？

張：（替鍾倒一杯白開水）鍾觀察，我記得你是喝白開水的。

鍾：（坐）老頭兒，你的記性還不錯！

璐：老張，你爲什麼不替鍾觀察打一瓶汽水呢？

張：鍾觀察向來是喝白開水的。

鍾：對了，我是不會有什麼變故的。

張：鍾觀察你看我有沒有什麼改變？

鍾：你也沒有什麼改變——我請問你們太太談話，你先出去吧。

(僕！)

璐：鍾觀察，我想你知道了，我和君寶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鍾：(感嘆地)這一年之中，人事的改變，性格的改變，甚至於這客廳內一切佈置的改變，實在太可怕了！我總希望有一個好的改變，結果，不能不使你們的老朋友失望，尤其是君寶，他使我失望得差不多要哭出來！

璐：是的君寶做了糊塗事，可是請你不要責備他，這完全是我的過失，鍾觀察，如果你要責備他，還是先責備我吧！

鍾：我能責備誰呢？這並不完全是你們的過失。譬如說，一個人生了病，是因爲他沒有健康的體魄，或是自己不小心，可是病因還在病菌的侵襲。在這社會里，病菌實在太多了，有生理的病菌，有心理上理病菌，像自私自利的心理，苟且偷安的心理，自暴自棄的心理……等等，都具有強烈傳染性的道德上的病菌！

璐：(失望地)我們生了生理上的病，有醫生來替我們診治，我們生了道德上的病，

有誰來替我們診治呢？

鐘：是的，我們對於生理上的病人，需要治療，同時也需隔離。可是對於道德上的病人，我們的法律，只能做到隔離的工作，至於治療的工作實在太缺乏了！

瑛：我明白你的意思，監獄就是道德上病人的隔離醫院。那末您準備把這送到監獄去了！

鐘：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法律是這樣規定的。

瑛：我沒有犯罪，但也是一個道德上的病人，請您也把我送到監獄裏去吧。

鐘：我們的法律還沒有這種條文。

瑛：犯罪的人，如果他能夠悔改，仍然要送到監獄裏去嗎？

鐘：（點點頭）

瑛：啊，可憐的君實，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事情！我應該進監獄，可是君實替我進去了。

鐘：瑛，你能夠悔改，就表示你的病漸漸好了，要是君實能夠悔改，那末雖然把他送進了監獄去，也仍然是一個健全的人！

瑛：可是我敢對您起誓，我們的本性都不是願意犯罪的。

鐘：我當然相信，只是你們的本性太脆弱了，經不起一些風浪的打擾！

瑛：（憤激地）所以，我們不但缺乏治療的工作，而且缺乏衛生的工作。如果能夠增加每個人道德上的抗毒素，使道德上的病菌逐漸消滅，也就用不着什麼隔離和治

療的工作了！

鐘：你的話是對的，我們的確需要大批道德上的衛生人員，分佈在這社會裏，去肅清那些道德上的病菌。社會教育就是肅清這些病菌的特效藥，可是發展得實在太不
够了！

（外面有腳步聲）

璩：我想這是君實回來了。

（君實垂頭喪氣地進）

鐘：（迎上去）君實，叫我說你什麼好！你怎麼會做出這種糊塗事來呢？

璩：鐘觀察是你的老朋友，在他的面前，你應該坦白地承認一切！雖然你做了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那是完全我逼你做的，我願意領受你的責備，可是你一定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王：（頭髮蓬亂，目光渙散）我還有什麼臉不見你們呢！

鐘：用不着我來責備你，你只要想想你以前是怎樣一個純潔高尚，熱誠勇敢的青年，可是現在呢，你竟走到你自己以前所痛恨的那條墮落的路上。卑鄙的行爲，貪污的劣跡，讓每個人唾罵你，輕看你，用你自己的手撕毀了你以前的光榮歷史！

璩：爲了保存你以往歷史的一點光榮，你不該再逃到香港去了！

鐘：現在再來看你造成的事實：你囤積米糧和其他物資，使日用必需品價錢飛漲，

你聽不聽見飢餓的呼聲？你看不看見因為營養不足的臉色？還有，因為忍不住生活壓迫而發生的搶劫的風潮？你當然不會忘記在火中燒是怎麼一種滋味如何，因為你從前就嘗過這種滋味；可是現在，爲了自己的享受，把大衆一切痛苦完全忘記了。

王……

領：你是一個革命的青年，應該犧牲自己，解放大衆的痛苦，可是你沒有勇氣來繼續忍受工作的艱苦，相反地，爲了自己的享受，不惜掠奪國家民族的利益。削弱國家民族的力量。君實，你當然不會忘記去年的夏天，就在這個客廳裏，就在這隻椅子上，我是怎樣地忠告你，我深怕你慢慢地陷落到罪惡的深淵裏去，現在你到底陷落下去了！我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可是我不能不親手把你放到監獄裏去。我想起我們的情誼，想起你的前途，你應該知道我心裏是怎樣的難受！

王：大哥，我感謝你的好意。我知道自己的罪惡，這樣懲罰我，一點也不過分。我不敢對自己有一點辯護，可是我願意把我犯罪的原因，坦白地請大哥給我一點公正的寬恕。我承認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不能抵抗環境的誘惑，不該堅韌地担負起艱巨的工作。可是社會上的陷阱太多，往往命運給你安排好許多的圈套，讓你自己鑽進去。牠對於想上進的人，打擊太大了，常常等你得到一些光明，就一掌把你打落到黑暗裏去！而且，自己不能充實自己的生活，而希望社會給你一些同情和

協助，簡直是夢想！璦璦的家庭就是一個實例。因此促成了我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偏激思想。我的犯罪，社會不能不負一點責任吧！

鍾：君實，我很同情你，不過你只看到一面，沒有看到另一面：社會的陷阱需要我們的血汗去填平，命運的打鐵需要我們的毅力去奮鬥！璦璦的家庭固然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協助，可是社會上像璦璦這樣的家庭不知道有多少，你充裕了你和璦璦的生活，而損害了許多和璦璦一樣家庭的生活，於心能忍嗎？

王：（憤激地）人到底是人，不是超人！我們難道不能把這社會改善一下嗎？

鍾：這改善社會的責任，就在你我的肩上，可是你把這個責任躲避了。

璦：君實，你不要強辯吧！這完全是良心的問題，你難道沒有受到良心上的責備嗎？

王：我一切都明白，我是免不了要進監獄的！

鍾：要是你能夠悔悟，你雖然進了監獄，在道德上，你仍然是無罪的。

璦：實，你怕進監獄嗎？你本來不應該進監獄，應該進監獄的還是我。（對鍾）鍾視察，他沒有罪，這罪完全是我的！一切懲罰都讓我去領受，請你看在老朋友面上，把他饒恕了！

王：不，大哥，這自完全是我的罪，與璦璦沒有絲毫關係；我受不住良心的責備，請趕快用你的手把我送進監獄裏去吧！

鍾：我當然不能照璦璦說的這樣辦，我也沒有權力這樣辦。

王：璐璐！勇敢些！你應該重新担負起艱巨的工作，完成未盡的責任，你所担負的工作比一切懲罰都艱苦！

璐：（歇斯底里的地）啊，那高高的牆壁，那重重的鐵柵，那陰森溼溼的土地！看不見太陽光，也吸不到新鮮的空氣！臭虫，蚊子，蒼蠅，騷擾你！晚上只有那沉重的腳鍊，拖在地上，發出沉濁的聲音！你也許會受到他們的鞭打，滿身青紫的傷痕你喊「璐璐」呢？「小寶」呢？聽不到她們的答應，都不在你們身邊，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於老死，你才能自由，我們只能隔着鐵柵相見，而且，見面的時候，又是這樣的短促，這漫漫的歲月，多麼淒涼，多麼沉悶，啊！寶！我怎麼忍心看你把全部青春埋葬在這鐵柵裏面呢？

王：璐璐，不要難過，這些苦楚我以前都經過。比這再苦的都有……不過以前受苦是光榮的，現在呢，完全是一種恥辱……那沒有什麼，我願意拿受苦來為我犯罪的行為贖罪！

（嬰孩哭聲）

璐：細觀察，讓我再請求您一次，您聽，這是我們孩子的哭聲！請您看孩子的面上，不要把孩子的父親送到監獄裏去吧！

鈕：（難過）……

王：璐璐，你把小寶寶抱出來，我再仔細地看他一次。

(璚瑤進內室)

王：(沉默片刻)大哥，我會被處死刑的嗎？

鍾：(像刀割心)這個，很難說……

王：我知道得很清楚！大哥，請你不要對璚瑤說，免得更傷了她的心；還有，我的身後……

(璚瑤抱嬰孩上)

璚：(吻嬰孩)我的孩子，你爸爸就要離開你了……

鍾：璚瑤，不要難過！還有這孩子陪着你，教育孩子，就是你以後最艱苦的工作。

璚：一個道德上犯罪的人，還配担任教育孩子的工作嗎？

鍾：正同你以前一樣，你現在仍然是一個純潔高尚的母親！

璚：(給鍾看嬰孩)您想這孩子，多麼天真！多麼溫和！您就忍心讓他剛剛滿月，就離開他的父親嗎？

鍾：可是，他父親犯罪的證據不能推翻，而且與他父親共同犯罪的人統統送到監獄裏去了。

璚：劉裕昌，賈作新，夏明，都扣留住了嗎？

鍾：對了，這一次是奉了長官部的命令會同警備部，縣政府，辦理的。

璚：那麼，實，這些雞蛋都沒有漏網，你雖然進了監獄，也沒有什麼不甘心的了。

王：不，我根本沒有什麼不甘心，不過漏網的壞蛋恐怕還是很多很多吧，現在我還有什麼說的呢？還是讓我沒有離開這裏以前，再留戀一下吧！

（他走到窗口，望出窗外）

璐：（跟過去）這裏是窗口，我們曾經并着肩，望過落日，望過月亮的。

（他又回到沙發前，撫着軟軟的絨茵）

璐：（跟在後面）這裏是沙發，我們曾經并坐在上面，談過話，看過書的。

（他走到桌前，摘下花瓶裏一片快殘落的花瓣）

璐：（仍跟着）這是一束花，我曾經同你一清早在花園裏摘了來插在花瓶裏的，可是現在快謝了！

王：（迷惘地）這一切一切，我都要永別了！

璐：寶！再請你再睇我的眼睛，和孩子的眼睛，把我們的影子深深影在你的腦子裏，把牠帶到監獄裏去陪着你吧！

鏡：（突然衝地，跑上去攔着王的兩臂，眼含着淚）啊！君寶，我難過極了！我難過極了！

王：大哥，那又何必呢？這是你的責任，我不怨你！

璐：（悲痛地）啊！君寶……

鏡：（悲痛地）君寶！一切一切，我都會替你布置得妥妥當當，璐璐和小寶，我一定盡

心地愛護，你放心好了！我只希望你能夠在不久以後，就平安地回來，回到你這溫暖的家裏，看到家裏的一切，比現在還要安全，還要幸福！

王 大哥的關心，我真沒有法子感謝你，璚，你過來謝謝大哥吧！

璚 大哥！要是您不見怪的話，我願意誠懇地叫您一聲大哥！請您看看在君實的面，看看在孩子的面上，給我一點勇氣吧！

鋪 璚璚！你叫我說什麼好呢？

（警察二人押劉，賈夏等上，警察對鋪行禮，劉賈夏等帶手拷，垂頭喪氣）

王 是時候了嗎？璚璚，讓我同孩子親一親。孩子，爸爸去了，你要好好聽媽的話，我希望你有健全的身體，還要有健全的道德，在你們這個時代裏，再沒有種種病菌的存在！（對鋪）大哥，我們走吧！

璚 不！君實！你慢點走……

王 （狠狠心，同鋪等走到門口）璚！再見！

（王先下，鋪與警察押犯人相隨而下）

璚 （一面哭，一面追出去，孩子也哭）君實！君實！我同你一起去……

（外面大雨傾盆而下，雷電併作）

（幕急落） （全劇終）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

文學修養社叢書
繁 菌

定價國幣貳拾伍元

(外埠酌加運匯費)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著 者 辛 明

發 行 者 中 國 出 版 合 作 社

重慶臨華街四號二樓

印 刷 者 說 文 社 出 版 部

社址：中一路八十六號

經 售 者 各 地 大 書 局

12-

(141)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登記證
字第一二〇號